認眞草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認眞草

(一)

鹿善繼著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認眞草

題鹿伯順十五種認眞草

今載筆之官曰史。卽畫家盤薄亦曰史。史家敍述娓娓。期盡其人之眞。畫家阿堵三毫。亦期盡其眞。約以筆無不致之情。而後其眞無賸致。士君子任天下以眞。獨若斯史乎。予讀六大經概不言眞。而眞迺在經。後世於百千人中標其一二人曰眞人。曰眞儒。曰眞忠。卽英雄將相間。題之以眞。蓋古人情不外匿。行不久遷。善善惡惡。鳧短鶴長。夫亦人耳。儒耳忠臣英雄耳。無弗眞。而何以標眞之名。後之君子。慚鳧企鶴。竄端匿跡。當其棲遲薜越。希蔭高華。故膏脣拭舌。祿飾其寢倪。及借翰晨風。遄登槐岳。啐嘗而頰棄之。如審客。如脫卒。如寄裔之兒。於此遂標眞而別於贗。嗟乎。苛廉纖謹。規行焚溺。而輕俊自將。又或和聲於促柱。正不圖見伯順之眞也。伯順翛然淸遠。夷貯峨眉。姑射。至其駕馭長材。堅挺大節。招不來。麾不去。眞有古大臣之風。當其矯發金花也。署掾環請曰。非專責。何苦認眞。獨煩一推署符耳。予快此語掾摹天下諉諈不任者。故題伯順所著十五種書曰認眞草。夫眞起於別贗。而認眞又起於贗之笑眞。卽如今天下談兵媒進者贗耳。迺若屭銓司馳塞上。對彊敵者三年。習十萬兵。攜六七大將。行十城百萬中。同二三友人。恢四百里封疆。同進者旅據大位。而身不十一級。卽聖明之世恬如也。將無眞乎。渝水遼澤。彊陽卻步。胡騘裳就之。頓歷歲時。其護死忠諸君子。他人危之。伯順不危。而亦卒不危。卽金花迳上怒。大司農手戰落出恚語。伯順自若。韓稚圭不與人膽乎。予每題伯順眞材眞品。伯順亦稱肝膽患不眞。故其衆推獨任。衆趨

獨辭。惟是眞肝膽而所至析利敝極精酌古法極細。其夜思而旦營之。坐畫而立繼之行。所見極決。其與正人合。如金如石。極堅且久。口不騁黃馬劇談。卽千里赫嚱率眞手奏。其所許與錄列。若夫扶孤減賦。泊司農司極司奉常、光祿中所執奏。行一意有少利歸官歸民。眞視其身爲公家有而不敢私。蓋其事具在諸書。書又稱爲國求眞材。做眞事。其摹眞而自寫以癡。曰眞者空而無私。癡者頑而不解私。予讀他氏論眞。亦曰息以踵。心以珠在淵。蓋氣沈而神潛也。伯順集不問菀枯途不辭險易。力不程輕重。任不覩利害。蓋以眞心用豪傑之才。氣沈而神潛。安得有私。每謂天下事。論不可負之已。豈論不可知之人。論不可錯過之今日。豈論或有變態之異日。是宜語儒。語忠。語英雄。曰眞而獨曰癡不解私。夫私成於解耳。唐安市卒乘高嘗集矢四應不亂。文皇喜甚。侍臣曰。渠未思耳。文皇恚甚。解人利害分明。得無傷於思也。方今日月中天。黎邱不幻。而或不識吾眞。予得持認眞草比折蔓之愛乎。陸放翁以文知人。卽倉卒書牘符檄書判。概見心能然讀認眞草甫惟認伯順。抑自認吾眞矣。崇禎甲戌春三月友人高陽孫承宗稚繩甫題。

認眞草總目錄

卷一……一
金花始末
卷二……一一
馬房本末
卷三……二一
籽粒本末
卷四……四三
扶孤始末
卷五……五五
篦餘
卷六……六五
農曹草
卷七……七五

粵東鹽法
福建鹽法
卷八……九九
讀禮草
卷九……一一一
待放草
卷十……一二一
典餉草
卷十一……一二九
樞曹草上
卷十二……一四九
樞曹草下
卷十三……一六九
榆關草上
卷十四……一九一

楡闕草下
卷十五……二一一
再歸草
卷十六……二二七
奉常草

按年譜載崇禎七年先生年六十歲刊認眞草十五種成先生所手輯高陽孫文正公所命名者也金花始末二卷馬房本末一卷籽粒本末四卷扶孤始末一卷篋餘一卷農曹草一卷粵東鹽法一卷福建鹽法一卷讀禮草二卷待放草三卷典餉草二卷樞曹草三卷楡闕草四卷再歸草四卷奉常草五卷板久佚失鮮有存者世傳鹿忠節公集乃茅止生元儀所輯以文分類去十五種之目而此書之本旨失矣十五種命名或以事或以官或以時孫夏峯述先生之言曰隨地隨時各有其事無文以誌之則精神亦恍惚而不可據故借此語言以寄其行事不欲使人名我爲文人也觀先生此言可以知其書之旨趣矣考此書編輯未立體例金花馬房籽粒三種內他人之文篇入大半籽粒折徵一事耳而衍爲四卷未免重複煩冗之病他種內亦有閒文當刪者量加裁汰併爲十六卷仍存十五種之目高陽序仍弁於卷首先生之文尙有三歸草蓋任太常告歸六十以後之作夏峯先生曰認眞草壯歲文字以節見三歸草多晚年見道語范質公刻之南

都未及傳而板已灰燼夫先生學陽明之學者也直剖良心務求實用認眞一編既以節義經濟見矣三歸草訪得稿本再校勘付梓

認眞草目錄

卷一

金花始末

酌留金花呈堂

附 代戶部尙書李汝華驚聞邊餉將絕疏

附 代戶部尙書李汝華認暫借金花之罪疏

附 內承運庫太監王某奏奉聖旨

請告疏

再請告疏

廣東司署事紀

案明志內府凡十庫承運庫儲緞匹金銀寶玉等物而金花銀爲大宗初歲賦不徵金銀惟坑冶稅有金銀入內承運庫其歲賦偶折金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祿而各邊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改折漕糧歲以百萬爲額盡解內承運庫不復送南京自給武臣祿十餘萬兩外皆爲御用所謂金花銀也七年設戶部太倉庫凡折銀者皆入太倉弘治正德間每

收太倉銀入內庫。嘉靖二十二年。以太倉銀絀。特令金花、籽粒銀應解內庫者。並送太倉。備邊用。其後復入內庫。萬歷六年。於歲供金花銀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以爲常。四十六年。遼東兵興。驟增餉三百萬。戶部請發內帑。不應。則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庫藏餘積。徵宿逋。裁工食。開事例。而遼東巡撫周永春請益兵加賦。戶部議加天下田賦數百萬。猶以緩不濟急。當是時。內帑山積。廷臣請發。不應。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請金花仍解太倉。復還故物。督餉侍郎李長庚。以遼警益急。請留金花充餉。神宗終不允。官應震又據會典。上疏明金花銀解太倉應邊之爲祖制。且謂諸臣止謂之執爭。不爲執留。以諷戶部。時先生署廣東司事。廣東解金花銀至。先生遂議留解遼餉。與同官謀。請於尚書李汝華。值周永春遼餉將絕疏至。遂以應遼餉而後疏聞。神宗怒。切責堂司官。立命補進。先生堅執初議。冀感動上心。卒以此獲譴。語詳署事紀中。先生被譴後。本部辨奏吏部執奏。內閣方從哲。科道臣官應震、張延登、吳亮嗣、李奇珍、盧謙、亓詩教、房壯麗、晏文輝、趙紱、薛敷政等。皆有論救之疏。舊刻本俱以次編入。今以非先生文。悉刪去。考金花之原委。附記於此。以見先生此舉。任人之所不敢任者。明祖制。濟邊急。酌時勢之當然。而非矯激以立名者比也。

卷二

馬房本末

馬房裁革呈堂
再呈堂
答王崐璧書
答王崐璧書
附戶部主事王璵呈堂
答王崐璧書
附戶科給事中商周祚題參疏
附戶部尚書李汝華題參疏
裁革冒破說
卷三
籽粒本末
籽粒折徵公揭
與賈孔灤書
與畢沖陽書
與畢沖陽書

與畢沖陽書
與左浮邱書
與畢沖陽書
與畢沖陽書
答畢沖陽書
與賈孔瀾書
與李續溪書
與畢沖陽書
與紀萬石書
與畢沖陽書
與齊羣玉書
與左浮邱書
與畢沖陽書
與左浮邱書
與張蓬元書

定興縣籽粒折徵記
與王中訒書
回張糧衙書
與畢白陽書
與王涵一書
與王涵一書
籽粒折徵說
卷四
扶孤始末
與容城張邑侯公書
再與容城張邑侯書
與解嵩盤觀察公揭
張門孤產簿題辭
與張生一選書
與畢沖陽邑侯書

與賈肖皋書
與署縣書
扶孤始末說

卷五

箋餘

贈孫君兄弟廬墓序
周景文制義序
贈李司城考績序
贈恆山徐使君膺臺薦序
贈李茂林序
重陽後明寰齋頭讌集序
建胡芳宇邑侯祠疏
答范景龍書

卷六

農曹草

催用巡倉御史疏 代李大司農
送張明衡擢守大同序 代李大司農
故嘉祥縣知縣警愚馬公墓誌銘
沭陽縣知縣泰宇孫公行略
寄周景文書
與袁滄孺書
與范景龍書
寄社中友
答周蓼洲書
卷七
粵東鹽法
福建鹽法
卷八
讀禮草
孝友堂讌語

賀李母鄭太孺人七十七壽序
贈賈正卿廬墓序 代門人
贈耿峻坊舉秀才第一序
賀王太沖舉秀才序
賀陳范彭入學序
旌孝申文
答袁滄孺書
回潘懷魯書
答范景龍書
與范夢章書
答楊明宇書
答徐恆山書

卷九

待放草
贈張子于庠序

與宋謐寰書
答周毓陽書
與張溶吾書
與齊羣玉張鳳岡書
與范鑑田書
答范懷洙書
東魏廓園書
與范夢章書
與賈孔瀾書
答賈孔瀾書
答劉半舫書
答耿樸公書
答耿樸公書
與徐明衡書
答楊允諧書

答徐元扈書
答萬惺新書
答范懷泉書

卷十

典餉草
請發帑疏
再請發帑疏
與張誠宇書
答徐玉堂書
答傅丹水書
答賀見吾書
答王崐璧書
答袁位宇書
答蘇石水書

卷十一

樞曹草上
請申國法疏 代崔振峯大司馬
覆游侍御疏
覆張景珍楊九經情罪疏
覆袁應兆情罪疏
覆文應魁滕國相去留疏
覆京營疏
覆山西撫臣募兵疏
覆捕營疏
覆胡撫院疏
覆蘇其民加級疏
覆追錄戚繼光疏
覆延鎮撫臣疏
辯鄒侍御疏
覆募兵分發疏

回戶部咨
覆優卹死事道將疏
覆招募邊兵疏
覆旌仗義死節之臣疏
采集廷議敬效折衷疏
覆處教諭授監軍疏
覆畿南增兵疏
覆魯總兵疏
覆問寺疏

卷十二
楓曹草下
閱關回奏疏代孫相公
分設大將疏代孫相公
辯馬侍御疏
請卹典疏

求代題呈
再求代題呈
送耿橫公序
竈議序
與畢沖陽書
答陳顯吾書
答蘇石水書
答李贍于書
答賀遊戎書
上葉相國書
與高景逸書
與任赤坡書
答張蓬元書
答馬蒼淵書
與鄒靜長書

卷十三
榆關草上
陳兵事疏代孫相公
辭進職疏代馬大將軍
請差科道閱查疏代馬大將軍
車營說
前鋒後勁說
廩糧說
贈恆山徐君擢守永平序
孫魯章詩序
答岳石梁書
答梁冠林書
答岳石梁書
示諸將
與劉方壺書

復張見立書
與葉問羲書
答張蓬元書
答劉方壺書
答畢沖陽書
答馬蒼淵書
答趙靑城書
答康博士書
答諸總戎書
答張泰宇書
與楊扶寰書
與高佐擊書
答郭蒼林書
答閻浮檀書
答陳雪灘書

卷十四
檢關草下
答茅止生書
回徐恆山書
答王坦山書
答徐恆山書
答郭金谿書
答沈彥威書
答友人問邊事書
答陳令威書
答孫魯念書
答孫楚帷書
復王中訒書
答方仁植書
答方仁植書

答劉方壺書
答劉方壺書
答劉方壺書
答萬同宇書
答方仁植書
答李萍槎書
與王翌聖書
與兵垣書
答岳石梁書
答張孟均書
與趙明吾書
卷十五
再歸草
同杜武庫乞代題請告呈
乞本部代題呈

再乞代題呈
三乞代題呈
爲杜氏諸生送王邑侯之南儀部序
張蘧菴武雋序
與王中訒書
答蔡覺我書
與范夢章書
答范懷洙書
答孫相公書
答畢沖陽書
與范夢章書
答賈孔瀾書
答滿愫丹書
答姚孟長書
復朱完夫書

與耿僕公書
與王翼聖書
答蔡覺我書
答孫相公書
寄張石林書
與孫相公書
答滿慤丹書
答張蓬元書
寄王中訒書
卷十六
奉常草
陳治體疏代
太倉釐弊疏代
告病疏
再告病疏

請謚揭
議汰麻連關文
遼餉召商議
城守議
答友人問
同難錄序
送李元素提督操江序
景逸先生像贊
與考功司公書　同徐斗南張量光
與賀中泠書
與徐明衡書
答徐明衡書
復張石林書
答袁自如書
與袁自如書

與沈彥威書
與袁自如書
與袁自如書
與張石林書
與滿愫丹書
答張石林書
答范夢章書
答方仁植書

認眞草卷一

明定興鹿善繼著

金花始末

酌留金花呈堂

爲酌輿論復金花以明祖制以濟邊需事照得每歲廣東解到金花銀兩司官恭進大內此近例也今據該省差官趙崇志解到銀五萬兩聽候交納聞浙江司亦有解到者業具揭呈堂會同本司恭進循例上貢似無可復說矣頃接邸報見督部右堂李有扣留金花之議職始不能無疑焉此時欲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徑解太倉則俞旨艱若拔山反覆思維豈其敢無說而處此蓋事至於今用兵之局未知以何時結措餉之路則業以此時窮即加派搜括挪借等項不過採撫羣言原非自本部起見而今徑以本部受名致令台臺鰓鰓苦心而持議者猶以數米爲譚柄職之所爲憤焉不平也然就此措餉實蹈天下必窮之數只在眉睫閒不免束手且我督迫太甚又惴惴有內變之憂勢不得不爲變計則莫若扣留金花其爲策便而其所濟者大查得大明會典載稱金花銀即國初所折糧者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而各邊或有緩急間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爲傾嗣後除折放武俸之外皆爲御用又查嘉靖二十二年題准三宮子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糧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

解貯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挪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悉備各邊。不許挪借。是外府專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煌煌祖誥。明明典籍。載在掌記。皎若日星。今邊烽之告急。有甚於此時者乎。軍糈之應用。有切於此時者乎。卽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特循祖制而率繇之。非强奪大內所有而益之外府也。唯是皇上一切批發。庋之高閣。而中涓熒惑其間。急難得旨。惟有一面題知。一面剳納銀庫。轉發遼左。則取數甚鉅。勝於零星湊處。而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金之緘縢不可復問也。故當今急著。與其請內帑。不若留金花。與其旣入而復請。不若未進而權留。蓋凡物業入手之後。吐棄甚難。未經眼之先。捐割或易。此固人情之恆也。況聖上卽愛金玉。未嘗不愛山河。雖執大柄以自聖神。未始不兼酌緩急以嘗臣下。使下之所持。不移如山。則上之聽。亦或可轉如圜。近如順天巡按御史王象恆以止稅題知。竟未有嚴旨之切責。則聖主顧慮根本之意。與顚倒臣下之術。相御而行。未必專視阿堵爲必不撒手之物矣。天下事爲之有機。機難逢而易失。及今乘時著力。無令當面錯過。倘事機從此一轉。因之折十庫。因之留稅銀。次第施行。誰謂此非嚆矢哉。且近日章疏議留金花者。不一而足。無不望台臺亟見施行。豈加派等項之曲計。尙不難舍己以從。而損上益下之僉謀。顧難合詞以請。亮台臺之所必不出也。獨是職偶承乏適值金花解到留與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際閒不容髮。事屬叛獲。請自隗始。故敢酌時事。據職掌以請。萬一宸怒不測。職願以身甘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千古清議。誰其任之。卑職未敢擅便。伏候台裁。

附代戶部尚書李汝華驚聞遼餉將絕疏

爲驚聞遼餉將絕。空帑匱極。難措權借金花銀兩。以救燃眉之患事。竊照遼東自開原復陷。慶雲、十方寺等堡相繼攻剋。遼、瀋一帶。已岌岌乎朝不保夕矣。欲拯遼勢不得不厚集兵。欲養兵勢不得不多備餉。欲足餉勢不得不酌緩急以爲之應。頃督餉侍郎李長庚有扣留金花之疏。臣業已據疏題覆。政在候旨間。忽接邸報。見遼東巡撫周永春援兵不至。遼餉將絕一疏。夫新兵加餉。較常不啻三倍。而鞍馬器械。復皆取給於餉司。餉司無以應。遂大聲而疾呼。臣讀之不勝驚愕。隨查太倉新餉見貯之數。除借與兵部安家銀二十萬。經略帶銀十萬。解赴督餉衙門。召買草料二十五萬外。僅存十萬有奇。是不獨餉之在遼者將絕。而在太倉者亦將絕矣。夫在遼者絕。恃太倉以爲灌輸。在太倉者絕。須中外以爲接濟。故臣嘔心借箸。惟有挪借各衙門見在之銀。可以應急。在臣部如取如攜。無等待之煩。在各部隨借隨發。無措處之苦。雖借復不足。益以搜括。又益以加派。然必先賴見在者以應咄嗟。而後可徐議陸續者以成補湊。而今已矣。各衙門借無可借。各郡縣搜無可搜。所恃者獨有加派。而加派豈應急之物哉。道途之遠近。尤非一時可到。及今而求續將絕之遼餉。計畫無復之矣。方圖率屬叩閽。多請內帑。以救目前。偶值南京、浙江、廣東等處解到金花銀兩。不後不先。當戹而至。臣舉手加額爲社稷稱慶曰。此天所以延遼左一綫之命。而不欲遽絕也。蓋銀屬現在。與儲自各衙門者相同。而事可應急。較發自去年者更捷。總此遼餉。而今年之急。十倍去年。豈各衙門可借。而金花

獨不可借乎。竊意皇上雖愛金玉。未始不愛山河。臣固知借此無難也。況此金花銀兩。兼言祖制。則當議留。而臣特酌時局。則止言借。夫留則久爲據。無復他說。借則終當還。尙煩曲計。而臣顧舍彼就此。亦足見臣之不敢專擅。而皇上可俯亮其苦衷矣。唯是羽書旁午。甲士呼庚。政目不及瞬之會。萬一俞旨稍稽。恐餉未及發。而天下大事去矣。臣是以不避罪譴。容將金花銀兩。轉發遼東餉司。接濟急需。俟遼患稍平。卽將解到額餉照數補還。臣不勝激切祝籲之至。

附代戶部尙書李汝華認暫借金花之罪疏

爲進繳聖諭。並認暫借金花之罪事。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該司禮監盧受傳奉聖諭。朕以東征將士。荷戈掛甲勞苦。每念糧餉不繼。時軫朕衷。其每歲金花銀兩。係內供正額。見今內庫缺乏。册封各項典禮。成造錢糧。並各官賞賚。武官俸糧等項。尙不敷應用。爾部累年所進金花銀兩。拖欠至一百餘萬。仍將各處進到稅銀。接濟湊用。昨已發過內帑五十萬兩。遼餉是爾部職掌。自當悉心料理。籌畫給發。去歲發過餉銀三百餘萬。自師喪之後。該鎭兵存幾何。餉歸何項。爾部不一清查。動輒以請帑爲詞。希圖塞責。今又將進到金花銀兩。未經奏請明白。擅行借用。是何體制。內供何賴。先年曾有此紀綱否。近來各官不遵國憲。肆意要挾。好生欺玩。堂上官姑且不究。該司官且罰俸一年。各處解到金花銀兩。著作速解進內庫。以濟急用。以後如再仍前違玩不遵的。重治不恕。故諭。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不勝驚惶。除遵行外。所有原傳奉聖諭一道、理合具本進繳。竊軍興煩費。係臣部

職掌。無不嘔心料理。但九邊舊餉。尙在拖欠。至於新餉。毫無所出。不得已而挪借搜括。又不得已而抽扣加派。東湊西挪。解發過三百餘萬。不虞出師失利。又復從新厝處。近據新經略議增兵十二萬。用米豆二百萬。草束千萬。及督餉造船造車水陸脚價。約該銀三百萬兩。臣部除與經略帶去十萬。又借與兵部二十萬。止賸二十五萬。俱發督餉。尙不足百分之一。督餉徬徨而請金花稅銀。荷蒙皇上准留外稅一年。亦可供米豆本色三分之一。然本色之外。折色等項。所費更多。查去年援兵八萬。費銀三百萬。今議兵十二萬。則議餉四百五十萬矣。臣部止有加派。不過二百萬。其餘尙屬烏有。近又三次借湊三十萬發遼。昨因開原失陷。遼危旦夕。臣等躊躇無策。卽如今日皇上所允稅銀。不知何日可到。如先日皇上所允措餉諸款。亦遠莫能濟。適見遼撫遼餉將絕一疏。臣等寢不睫目。益惶悚無計。今舉朝大小臣工。咸謂金花可以救急。適有廣東等司解到金花十一萬。臣於前二日具疏暫借。未蒙發下。而遼左又復告急。時刻不能少待。臣等切思餉銀一少。則遼陽危。而京師不守。其患大。金花暫借。則遼陽可保。而天下可安。且金花每歲可進。封疆一誤難持。是臣等一時權宜。委屬擅借。其發過三百萬餘。先已行查未報。除臣今再淸查。俟報部之日具奏。

附內承運庫太監王某奏奉聖旨

內承運庫署庫事內官監太監臣王某等奏萬歲爺。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李長壽傳聖旨。李汝華來了。差官去催銀兩進來。如不進來。記司官名字來處。他寫本來奏。欽此。臣等謹遵明旨。卽

差長司官李茂春赴部面講。隨據李汝華回稱。浙江幷直隸松江府。共解到銀六萬五千一百兩。謹遵前旨限三日進。故的於本月二十九日恭進。其廣東司官解到銀五萬兩。俟後再行補進等情。臣等查得浙江司官徐可行、四川司官汪宗文二司銀兩。原在候旨。見今遵旨恭進。二司實盡臣子急公之義者。惟廣東司官鹿善繼。銀已濟急。無從措處。待後補進。據此。理合奏知。奉聖旨。這金花子粒銀兩。原係內供正額。屢已有旨明白。該部不候明旨。擅自借留。是何紀綱。今又久稽在部。不行速進。況今在內缺乏支用。無從措處。屢旨催促。慢不經心。堂上官職掌何在。該司官背違明旨。互相推諉。好生可惡。堂上官罰俸二箇月。該司官降一級調外任。不許朦朧推陞。銀兩著作速解進。以濟應用。如仍前怠玩不遵。該司官都重治不饒。該部知道。

請告疏

爲微臣待罪逾時。舊疾增劇。懇乞聖恩。俯允回籍調理事。竊照臣去年七月間。署廣東司事。爲遼餉將絕。借發金花銀兩權宜。即屬苦心專擅。自知負譴。幸蒙聖恩。寬其斧鉞之誅。僅從薄譴。吏部欽奉聖諭。擬山東都轉鹽運使司判官。添註以請。曲貸敢忘洪恩。內外皆可自效。如得贅衙於鹽筴。尙期補過於桑榆。臣之分。亦臣之心也。乃待命歷時。舊疾復作。藥餌增而飲食減。痰火盛而肌骨銷。困頓旅邸。見者相驚。臣亦自厭然伏沈。展轉而不敢輒言者。以大造旣無棄人。微軀或有起色。違顏咫尺。忍死須臾耳。而今歲亦倏更。病且益深。勢難再待矣。戀闕之誠雖篤。報主之念成虛。臣所爲躊躇再三。而不能已於控籲也。臣初擬

求堂官代題緣已離舊任。乃敢冒昧自陳。君父之前。伏乞天恩敕下該部。允臣回籍調理。倘補黜治刖。得復視息於人間。而尋壑經邱。永願優容於聖世。其爲感激。沒齒難忘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再請告疏

爲微臣病極情迫。再申前請。懇乞天恩。允放回籍事。竊照臣去年爲借發金花銀兩。蒙恩降調。候譴逾年。病苦交作。已於前月具疏。懇恩回籍調理。拜疏之後。日以幾日。聖明宥臣罪而未忘。使過或者鑒臣病而早爲允放乎。乃時踰浹旬。未蒙簡發。正靜聽間。忽接家報。臣父聞臣之病。亟望臣歸。淚灑眼穿。日以爲歲。臣竊自念。留帑金而未果。既不得遂其忠。縈親懷而莫慰。又不得成其孝。因是展轉憂思。舊患增劇。心益苦。待益難矣。萬不得已。力疾出城。沿途候旨。冒罪而行。臣豈不知守官之義。第舊任已離。新命未下。無官可守。而情亟勢迫。想亦聖明之所心矜也。懇乞天恩。俯允回籍。倘霍然可冀。遂依戀子舍之情。而此外何求。酬詠歌太平之願。卽以徑行罪臣。所不辭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廣東司署事紀

萬歷己未夏。余以服闋。補戶部河南司。大司農桂亭李公。剖管本科。同事者楊文弱嗣昌、賈孔灡鴻洙、周海石思兼也。廣東司王崐璧璵出守開封。堂委賈署事。賈太母病劇。託余力辭於貴州司王畤生建扆、王許另委。余歸寓而劄與印隨至。賈不懌欲爭。余力止之。受事時。桂王、惠王、典禮中瑞瓚排闥絮司農。而珠商夙嫌。憂未應手。余推誠感瑞。瑞不再至。立給商價。商亦應期。方報成事於李公。而廣東金花至。余適聞

叔訃。臥病三日。而福建、浙江二司。持堂批准會期恭進之版至。余方訝其先不相聞。遽以堂批取必而承運庫催期之使踵至。余紿以稍愈卽擬期謀於楊、賈。以金花餉遼。據會典呈堂。楊擊節曰。衙門一向措餉。刻薄處斲元氣。瑣屑處傷國體。惟子此舉差强人意。賈爲潤呈。且謂此大好事。而非置一官度外不可。余曰。舉念時。已辦此矣。先大父侍御君建言謫十二年不召。老牖下。所親見者也。呈入。李公批云。天津右堂有疏請留金花。金花且莫進。所引會典。查來看。余躍起曰。誰謂公中堅者。而轉圜若此。持會典見於寓。色甚和。命草疏。余歸擬稿。是夕。遼撫周毓陽永春疏稱遼餉將絕。併入其意。尙在推敲。倦且臥。堂吏四鼓叩門。傳詣寓議。余虞中變。秉燭成稿。往見。公曰。中使夜持右堂疏來。得旨甚嚴。金花不便再請。余三復曰。旨猶溫。不爲嚴。此時措餉。當從大頭腦可常繼處下手。據祖制以請之。旨有幾分嚴厲。衙門纔有幾分光采。公曰。同是此題。纔批不許。何敢再提。余曰。主語換過不妨。今據遼撫疏。以遼餉將絕爲題。便不同。且右堂請留。而今言借。見有還時。又不同。更有進焉者。乘此事急。說明危迫不暇候旨。一面題知。便發。則全不同矣。公意亦不阻。余出稿於袖。公留與山東司張鐘石國銳議之。而內使催期愈急。蓋聞余以廣東金花交太倉庫。知有說。且與鋪墊也。余語其使。銀卽餉遼。鋪墊仍歸內。時管太倉庫爲劉半舫榮嗣。因余交銀。回字云。果成此事。九廟神靈。共爲嘉賴。勉之勉之。余日與長司李茂春語。示以不撓。春置余而侵李公。余啓公催寫本吏。卽日上。面紿長司以再商。而密飛片紙於劉曰。此物蚤一刻出門爲妙。速之速之。有爲余危者。余曰。銀一日未去。望一日未絕。既去矣。上卽怒。可奈何。人卽悔。可奈何。此後使交內庫銀。有可交外庫

之理。生死甘之矣。李公語余草疏備之。次日食晡。在賈寓。聞傳宣戶部堂官。與金花司官。坐客失色。賈窺余食自若。送至門曰。好爲之。既入有旨。堂官姑不究。司官奪俸一年。嚴催補還。李公欲補余。持不可。以疏稿進曰。願公勿顧司官。上意卽堅。未始不嘗臣下。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未必不可轉也。公顰蹙曰。此稿又引汲黯漢武雄才大略。幾石粟政不入心。金花乃主上心頭肉。如何割得。擲稿還余。余不應而退。謝恩日。中官羣至。闔扉不聽出。且曰。金花尙在太倉。勒使問之。余亦慮或然。寓意於問之中。劉回字云。三日前發。計到中途矣。半舫故解人哉。中官絕望。日與催補。長司持黃篋到寓。黃紙墨字。乃敕內庫者。有云。傳戶部速將銀五萬兩來補窩兒。如再不補。將司官名字寫來。我重治他。余曰。昨所爲借。政爲無銀。今有可還。昨何用借。長司曰。固也。奈聖意要補。如何回奏。余曰。卽如此回。長司曰。如此回。卻大不便。余曰。爲朝廷臣子。死生唯命。長司語每倨。至是忽爲感歎曰。某不知書。亦識名行。某與公一府二縣人。亦知此舉。是公淸名。奈聖意難回。又太息曰。若大家同心一齊發去。事已成矣。生被二司扯住。復語一使曰。對兩司說。著他各進。不必再等。慘淡而別。余知不免。猶懼李公之補。聞公自陵回。往候求見。童子出。問何事。余曰。金花事。中使來催。望主定不補。縱有處分。願自當之。以後衙門事猶可爲。一補則前功廢矣。語入。傳出曰。到衙門再議。次早約楊、賈與張。摩厲以須。會大雨。公出朝歸寓。余乃拉張同赴寓。至西長安街。傳旨若雷轟。宣戶部堂司。余駐道旁候公。至隨入。宣御札。公奪俸二月。司官降一級調外任。不許朦朧推陞。浩蕩之恩也。次早謝恩。李公命山東司補銀。余復前曰。竟補乎。誰與進者。公作色曰。不聽我補。欲我再謝恩乎。銀

自有照廳進也。余始憮然自訟。既非衙門中官矣。何又說衙門中事。退歸若釋重負。吏部移問李公應處司官職名。公召楊、賈諭以福建、浙江、山東司俱有辭獨廣東司應處。楊、賈趨出不具草。公自草之。吏部擬降余山東運司判官。閣部臺省交章申救。俱留中。擬降之疏並留。余候命既久。與范夢章景文計具疏稱病復留。乃再疏而行。逾年八月。光廟初政。復余舊官。余反覆往事而深有感也。神廟御宇久。議者病其過寬。然當時凡百有位。皆矜名節。爭職掌。以苟免爲恥。余不敏。不敢以委署爲可避。即二三友人俱以職掌相勉。則治術未易言矣。余決計時。司吏羅跪泣請曰。公非此司官。偶然委署。原無專責。何認眞若此。且公以署此印。故不進此銀。如肯刻下推印。刻下即有人代。進不進無與也。余笑曰。既承委署。即是專責。有畏而避。豈是臣道。羣吏知不可奪。徬徨而起。或云有教之者也。楊、賈諸同寅後先視余推余擔當。則吾豈敢。神廟之寬大。原有所以養臣下之恥心者。此未足報萬一也。不然。苟免爲幸。何暇問職掌哉。

認眞草卷二

馬房本末

馬房裁革呈堂

爲鱷棍侵吞料草事據壩上北倉脚夫趙夢臣稟稱本廠班頭劉國禎包攬商人牛尙忠名下錢糧不行上納又將倒死馬匹驢頭不行申報料草盡吞肥己等情到職據此隨經行拘一干犯證到官查審得劉國禎原係本廠養馬軍人將本年正月初九日倒馬一匹正月十七日倒馬一匹正月二十九日倒馬一匹二月十一日倒馬一匹四月二十八日倒馬一匹通不開報又將驢頭自去年十二月終巡青科院查閱之後見今缺少三十四頭仍將草料照舊冒支及包攬商人錢糧情弊俱各是實爲照國家歲費帑金召商買納糧草以養馬驢原圖實用不意積棍劉國禎隱報倒死馬五匹驢三十四頭侵冒料草錢糧甚多當面對證情見辭窮一一招認是實似此奸蠹法難容縱計算馬驢料草以去年會估之數計之細扣月日五箇月內冒支料草共冒破價銀三百二十一兩七錢二分三釐六毫內除倒死馬匹應責買補併馬驢冒支過料草俱應照日扣除不待言矣惟買補驢頭一節敢附末議驢頭少數既已首明認實卽應照數責令該廠買補法之常也但聞朝廷錢糧虛冒固多而畜牧爲甚畜牧虛冒從來不少而驢頭爲甚每遇巡青查閱要多僱覓應點但駝馬牛騾之類或外面本無或尙須印烙一時難以盡僱猶有多半畜

養。是則破冒不無。而裝點頗似。若驢頭則本廠全然烏有。因此物滿村皆是。一遇查點。牽借應卯。事已則仍空廒也。往者未經出首。巡視監督。皆難稽覆。今既首明審實。倘欲責令買補。勢必仍報虛數。與其明聽虛報。每年捐如許錢糧於無底之壑。何若請裁此項。每年亦革一端虛冒。以示去甚之條。故驢頭一節。似宜題明徑行裁省可也。謂其僱覓冒破。甚於駝馬牛騾也。其本廠冒破三百二十餘兩。幷班頭劉國禎、商人牛尙忠養馬各軍等。倘非嚴懲。何以警後。伏乞照詳施行。

再呈堂

爲鱷棍侵吞料草事。先據壩上北倉脚夫趙夢臣稟稱。前事等因。該職查得班頭劉國禎侵冒馬驢料草緣繇。已經呈詳外。奉堂批。廣西司行該監督提審報劄到。本職擬覆詳間。又准巡青科院手本。爲積惡侵吞云云。希文回覆等因到職。竊惟天下事有情實易見。而局段難言者。今日之提審是也。蓋冒破之相沿已久。首告之發覺驟聞。彼時倉卒質對。爲計未深。且不虞職之深究。遂於隔壁吊審。盡得其情。至今則逾月矣。停留長智。無間隔宿。況日久乎。而欲復審。間其馬。馬必不缺。問其驢。驢必足數。將以更端求爲翻案。今日之審。豈猶復昔日之審耶。且事屬虛冒。耳目昭然。原非難推之隱。待於再審也。據虛冒錢糧三百兩有奇。原宜題參正法。其冒過草料。責令賠償。或於月支扣補。務令完足。冒破原數。至於所缺馬驢。則猶有可議焉。蓋廠中虛冒成習。牢不可破。今令補馬。則補馬。實無馬也。令補驢。則補驢。實無驢也。妝點盡似。而套習愈堅。與其彼明以虛應。我明以虛糜。費實在之金錢。供空名之冒濫。何如有缺不補。猶可省涓滴以

佐太倉乎。且查大明會典。諸場馬驢。揀退變賣。倒死開除。多寡原無定數。至今或有續到。或有倒死。來去亦復不常。則是役也。就此久虛者而免其買補。我非無據。彼亦何辭。縱不能於各廠引繩批根。盡行報罷。今但因該廠被首就事論事。懲一以警百。汰虛以歸實。豈爲過乎。夫省一分虛糜。裨一分實用。理財者卽帑藏充溢。猶惓惓于漏卮之塞。矧太倉懸罄。邊士枵腹而忍耗財於萬萬無益。明明不實之額乎。大約天下事用當於實。豈其惜費。凡此頭匹。使所養者爲疆場效力。固急欲其雲錦成羣。使所補者。或分毫有裨。亦可容其葫蘆依樣。而今明知其不補。强被以補之名。甘耗其財之實。何也。國當經費不足之時。宜擇其緩者而漸爲減。尤宜覆其虛者而漸爲銷。如該廠馬驢。緩不足以盡之。是首當議銷之處。且假手於首告。又首當議銷之時也。況未發之前。雖相沿虛冒。猶存形迹。至旣發而竟莫誰何。將公然放膽。無事回護。監督者更無復可問矣。不揣愚陋。抱將然之慮。效一得之愚。似應仍參題革削。庶幾小懲而大戒。如以事屬巡青。淮令移文該科院。聽其覆審。似於事體尤較詳妥。伏乞照詳施行。

答王崑璧書

弟何知而蒙下問。且感且愧。有仁兄一段肝膽。何事不游刃乎。承示壽役所開諸款。一一原係舊規。申而飭之。新政所宜。至於臨機化裁。則在當事者分外之精神。不然。文具相蒙。舊規祇成芻狗。且從來作弊者。亦何嘗不就舊規中取事哉。此在高明自能懸鏡也。卽如點卯一節。豈非舊規。而我輩於此。稍爲變通。則商役受福。此可類推矣。

答王崑壁書

今飾行所無事之說者。非託言小補不足爲。則明稱勢重不可返。以眞實心任國家事。如仁兄者能幾。大議翩翩區處有方。參駁得力。仁兄堅持如此。不患堂翁不轉圜也。二帝有靈。實惟嘉賴。審獨某一人借光已哉。苦次捧讀。感動流泣。亟命兒子手錄。爲行李重。唯是款啓如某。屢蒙詢採。萬不能爲高深之助。因以識古名臣之用心爾。

附戶部主事王斌呈堂

爲鱷棍侵吞料草事。卷查先奉本部劄付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前任監督主事鹿善繼呈詳。壩上北倉班頭劉國禎等。侵冒馬驢料草錢糧緣繇。備劄該監督提審回報等因。奉此。隨該前任主事鹿善繼查得虛冒錢糧三百兩有奇。原宜題參正法。其冒過料草。責令賠償。或於月支扣補。務令完足。冒破原數。至於該廠所缺馬驢。首當議銷。該本職接管清查劉國禎所侵馬驢節月料草。與該廠下半年分會派數目。稍足相當。職愚欲以此季料草。責令國禎照數辦完。交納該廠外。尙少侵冒料草。共該銀四十四兩五錢零。追納銀庫。庶該廠既侵之錢糧。卽取償該廠應辦之正額。至於驢頭一節。該前監督反覆詳議。前後具呈。無非欲杜虛冒以留實用。一片苦心。實裨國計。欲絕夙蠹。應從前請。復經備繇呈詳去後。又蒙本部劄付廣西清吏司案呈。蒙批侵冒料草。各照追驢頭漸裁。亦可行。轉行該監督再議漸減之數。期於妥當可久等因。奉此。遵卽嚴追劉國禎辦完料豆一百二十

一石二斗八升草三千一百一十五束十斤該本職於本年十月初十日親詣該廠照數驗收進倉抵作正額尙該應追銀四十四兩五錢三釐八毫亦於十月二十四日責令照數交納太倉銀庫取獲庫收附卷外其倒馬五匹亦遵前劄內事行理令陸續買完驗收發該廠收養訖惟是驢頭之議該前監督鹿主事言之詳矣職何容贅顧此一弊也斷之以是非之理或足服其心裁之以多寡之數究必恣其辯蓋驢之爲物有之已屬無用況無之可冒爲有乎存者旣已云亡則亡者奚事復存乎惟據六驢無恙卽與之爲無恙固所謂因也三十四驢烏有卽與之爲烏有亦不得議爲革也如謂存羊之意可思則循名責實不得此於告朔之典如謂攘雞之說可倣則罔上行私尤有甚於暴征之非況邊有卒而無糧廠無驢而有料實計之所大舛也該廠已盈夫谿壑監督尙事乎模棱尤義之不敢出也查得大明會典嘉靖七年奏准一款內每年科道官幷戶部委官親詣各倉場將實在馬牛羊駝通行查點有瘦損矮小不堪者發各衙門變賣等語又八年奏准一款內有差科道官會同戶部委官將各倉場馬牛羊駝等查驗有倒死等項盡行開除如冒濫侵欺情弊徑自參奏等語又十四年題准一款內有各馬房管事內官有衰老昏懦者革退另行選補如或蹈襲故弊廢墜馬政聽巡青科道官指實舉劾等語煌煌大典日星爲昭茲獨不可遵而行乎乃今之費我芻牧者皆昔所稱不堪而議變賣者茲且置勿問也今之侵我料草者又昔所指老疾而議革退者茲亦置勿問也惟是倒死曰開除則無庸買補可知開除曰盡行則無俟漸減可知默銷其冒破之奸明按

以侵欺之罪。或者足以折其心。而可無說之辭矣。所懼卑職任事淺而抱識疎。終不敢謬謂妥當可久也。再查山東司袁郎中受事壩上。爲時稍久。必悉於原委之故。洞於處置之宜。伏乞台臺轉批山東司再會印官二三員俾之集思協議。以結茲局。庶懲奸於既露。雖以三尺殲厥渠魁。不言苛而節財於已窮。卽以一粒還之太倉。不爲少矣。職未敢擅便。統候裁奪施行。

答王崑壁書

弟癡人也。何所當於仁兄。而每承偏愛。先慈變作。仁兄所以肉骨我者。更邁尋常。去冬賈孔老持示手書。猶以鷄骨辱溫念也。併讀大議。字字出肝膽。句句中事情。必欲伸弟指。而間執悠悠之口。此自仁兄純忠幹國。原非曲徇。而使鹵莽如弟。得藉重以自蓋。則感恩知己。兩心俱切矣。我朝經綸大業。照耀千古者。楚材之力居多。後先相望。愈出愈奇。邇如滄孺先生。受知當世。吾道之光。當是時。左提右挈。共濟時艱。仁兄安所讓焉。區區病骨。近稍支持。而一日之間。猶半在枕。倘仗洪庇。得復其初。猶望奉鞭弭於異日。不然則廢人而已矣。

附戶科給事中商周祚題參疏

爲馬房積蠹多端。虛冒業有成案。伏乞聖斷。立賜裁革。以清牧政事。職等承乏巡青之役。於各馬房奸弊例得糾舉。苟有裨於國計。雖分毫皆當議省。況每歲冒至萬金以上者乎。而猶泄泄從事。因循不言。職掌謂何。職等所不敢出也。案照據壩上北倉養馬軍人張文奎首。爲積惡侵吞事。該職等移

會該場監督審明回覆隨准監督主事王斌回稱該前任監督主事鹿善繼查審劉國禎等隱報倒馬五匹缺少驢隻三十四頭及包攬商人牛尙忠錢糧情弊俱各是實爲照國家歲費帑金召商買辦料草以養馬驢原圖實用不意積棍劉國禎隱報倒死馬五匹驢三十四頭侵冒料草錢糧甚多當面對證情見詞窮一一招認是實似此奸蠹法難容縱計算馬驢料草以去年會估之數計之細扣月日五箇月內冒支料草共冒破價銀三百二十一兩七錢二分三釐六毫內除倒死馬匹應責買補併馬驢冒支過料草俱應照日扣除不待言矣惟買補驢頭一節敢附未議驢頭少數既已首明認實卽應照數責令該廠買補法之常也但聞朝廷錢糧虛冒固多而畜牧爲甚畜牧虛冒從來不少而驢頭爲甚每遇巡靑查閱要多僱覓應點但駝馬牛騾之類或外面本無或尙須印烙一時難以盡僱猶有多半畜養是則冒破不無而裝點頗似若驢頭則本廠全然烏有因此物滿村皆是一遇查點牽借應卯事已則仍空廢也往者未經出首巡視監督皆難稽核今旣首明審實倘欲責令買補勢必仍報虛數與其明聽虛報每年捐如許錢糧於無底之壑何若請裁此項每年亦革一端虛冒以示去甚之條故驢頭一節似宜題明徑行裁省可也謂其僱覓冒破甚於駝馬牛騾也該本差接管查劉國禎所侵馬驢每月料草與該廠下半年分會派數目稍足相當議以此季料草責令國禎照數辦完交納該廠外尙少侵冒料草共該銀四十四兩零追納銀庫庶該廠旣侵之錢糧卽取償該廠應辦之正額除將倒馬五匹行令陸續買完驗發該廠收養劉國禎名下追納料草及

應追銀兩。各照數驗收完足。取獲庫收附卷訖。一干人犯。應得罪名。亦各擬議呈堂外。惟是驢頭冒破一節。亟宜杜絕。不堪再誤。蓋該廠持籍而支料草。動稱驢頭四十。及兩造相質。傾心供吐。則實數止有其六。是朦朧不知幾何年侵冒不下數千百金矣。但前此奸弊未形。無從吹索。今茲情形自露。安能縱容。夫一驢之值。不過二三金。而一驢之費。歲計十七兩。即誠有之。已爲失算。況借紙上之空名。糜國家之實用。法所難逭。費眞可惜。惟是據六驢無恙。即與之爲無恙。固所謂因也。三十四驢烏有。即與之爲烏有。亦不得議爲草也。況邊有卒而無糧。廠無驢而有料。實計之所大舛也。該廠已盈夫谿壑。監督仍事乎模棱。尤義之所不敢出也。查得大明會典。嘉靖八年奏准一款。內有云。差科道官會同戶部委官。將各倉場馬牛羊駝等查驗。有倒死等項。盡行開除。如有冒濫侵欺情弊。徑自參奏等語。煌煌大典。日星爲昭。今獨不可遵而行乎。竊意倒死曰開除。則無容買補可知。開除曰盡行。則無容漸減可知。默銷其冒破之奸。明按以侵欺之罪。或者足以折其心而可無說之辭矣。等因。准此。職等尤恐各場事體不同。復經移會二十四馬房監督通查類參。復准監督主事王璣、吳伯與、黃衮各手本回覆前來。所見略同。該職等看得牧政廢弛。弊孔百出。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巡視諸臣。揆堅咨嗟。思釐革而未能。久矣。然牛房擠乳之牛。月有上供之額。該監發養及孳生之馬。間有不時之需。虛冒不無。未至烏有。惟驢臨點僱覓。皆應空籍。既不足備法駕之巡遊。又不足供天庖之七箸。計一驢草料。歲費一十七兩。約有數驢之值。統計二十四馬房額驢。共八百六十二頭。歲費金錢一萬

四千有奇。馬匹猶有印烙可驗。而驢頭則無印烙。將何以爲物色之眞乎。馬匹尙以倒死開報。而驢頭獨無倒死。世豈有百年不死之驢乎。則今以國計空虛。太倉懸磬。邊事有脫巾之憂。司農廑仰屋之嘆。致煩聖慮焦勞。搜括內帑。多方挪借。此國家何等時乎。圉牧之錙銖。皆閭閻之膏血。而歲以一萬五千之金錢。塡此無底之巨壑。非計也。故各馬房驢頭職等以爲一切革之爲便。伏乞聖明俯允職等所請。敕下該部。將見在驢頭。行該衙門變賣。以後料草截數免派。積之十年。便有一十五萬存貯京糧。以應軍國急需。未必非節省之一助也。其該倉掌場內官栗本。猫鼠作奸。亟應撤回正罪。劉國禎等姑聽該部議處。嗟乎。國家種種虛冒。事事廢弛。其有名無實。爲內璫之所窟穴。積棍之所盤據者。獨一驢也乎哉。職等又不能不爲時事慨矣。

附戶部尙書李汝華題參疏

爲軍國空虛。遵旨從長計議。請先裁馬房積濫。以佐邊儲萬一事。廣西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監督主事鹿善繼呈前事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軍國之計。積蠹多端。至於今日濫觴極矣。臣爲主計。頃值各邊倥傯。京帑空虛。仰奉明旨。從長計議。務求繇虛得實。以此朝夕焦思。每督臣屬。以爲國汰省不嫌巨細。而該監督主事王珹力覆主事鹿善繼驢頭虛冒之案。又臣面質二十四馬房內各監督主事吳伯與、黃袞、各稱驢頭虛冒相同。已經巡視科道具題。未奉俞旨。臣思驢頭一節。雖爲制額。而實無裨於緩急。雖爲小耗。而實有損於積貯。卽如一驢歲費銀十七兩。二十四馬房額驢共八百六十二

頭。歲費一萬四千有奇。印烙無憑。倒死不報。中涓之谿壑已滿。牧事之秋毫無當。烏用此糜費爲也。況値此三空四盡之時。正廑桮腹脫巾之變。而以有用之金錢。供無用之蹇技。已爲非算。以紙上之虛額。耗帑內之實積。尤爲可裁。先朝嘉靖年間。曾允科道及臣部疏革豹房。今驢頭虛糜。視之豹房。其瑣濫又不俟言矣。皇上固法祖者。伏乞速允巡視前疏。敕下臣部。將見在驢頭。行監督變賣。其不存者。開除。歲省萬金有餘。積弊一朝遂剔。亦邊需萬一之助。而圉牧愉快之一端也。其犯人劉國禎等罪案。仍送法司歸結。其內官栗本。仰候明旨處分。至於各項積弊。沿而未發。非止此驢。容臣率屬釐剔。另請上裁。而先自此驢頭。示清汰之大意。國計端有賴矣。

裁革冒破說

馬房冒破相沿既久。余初受事。不安於心。以告袁滄孺世振。袁心是之。贊余說堂行廣西司查。司持存羊之議。余再請而再駁。且面相許而轉復駁。嘆人心之如面也。余既丁母憂。接管爲王崑璧璵、堅持余議以爭。協力於巡青使者題參得旨。追擬如律。而監據旨中有存留字。求如初支。王駁之曰。所謂存留。指別廠未發覺之驢頭而言也。該廠已經發覺。追贓矣。擬罪矣。聖上原無買補之旨。安得如初支也。廠監乃止。夫此事可否。非難見也。其旨盡於邊有軍而無糧。廠無驢而有科之二語。而再駁之者。借口存羊。且語人曰。爲上首存體。上首爲誰。卽袁滄孺世振也。是役非袁不爲功。此道可於今人中得哉。爲之志感。

認眞草卷三

籽粒本末

籽粒折徵公揭

爲籽粒法窮民生困極懇恩比例折徵以存子遺事竊照本縣莊田籽粒地十場一乾清宮一慈甯宮一雍靖王妃一壽陽公主一瑞安公主一延慶公主一恭順侯吳汝胤一駙馬許從誠一錦衣衞千戶陳尙忠一五軍營以上各項共銀二千八百三十七兩三錢有零而地極窪鹼久稱灌莽之區國初以來原不起科正德之季勳戚奏討蓋奸民投獻作之俑也當時因家人催督大爲騷擾遂以類解歸諸有司然此地水旱俱不相宜俗傳有乾則如炕溼則如醬之語不堪耕種自難辦納而徵銀分數更居其重夫較此地於條鞭地固四不當一者乃條鞭地分上中下或二畝折一畝或畝半折一畝每畝徵銀三分有零籽粒地則不分上中下一畝實作一畝每畝亦徵銀三分有零地力之肥瘠甚懸而計畝之徵銀相等此其情之不均理之不通而勢之不能久也豈待中智而知之哉彼佃作者地所收不能償地所費既視此地爲漏卮收入極薄而額徵難緩復視此地爲陷阱是本人之地爲本人累也且懸罄無以應比則走險豈復擇音窮而迫者逃四方包而納者著地著是本人之地又爲他人累也逃者愈衆住者愈難池魚之患展轉相尋於是一夫不完爲一門累一門不完爲一戶累一戶不完爲親戚累比屋分散併丁差亦逋是

籽粒之累。併丁差累也。不但已也。十場事屬一體。當法之既窮。不議變通。而議包納。於是又不止以本人之地。爲他人累。復以本場之地。爲別場累也。先是瑞安、延慶兩場。佃戶逃盡。遂以所失之額。責令八場共包。今雍靖王妃、錦衣衞二場。逃者過半。屈指爲瑞安、延慶兩場之續。勢將復派別場包納。始以八場包兩場。今又將以六場包四場矣。民之逃轉多。糧之包轉重。雖十場地性。不無略有軒輊。受害不無微分緩急。而包納之法。浸淫漸及。不至於舉各場盡驅之死溝壑散四方不止。其受害特有先後耳。何有重輕哉。嗟嗟。共處世界。同此人情。誰不貪生。誰不懷土。而今至於窮迫危急。典莊產鬻子女。逃者生。不能逃者死。年復一年。日甚一日。長此安窮。且此地既不在國課額派之中。又不係勳戚常俸之數。而困民已甚。釀害已極。窮則變。變則通。非此其時哉。卽爲勳戚計。佃戶之拖欠既久。詎能取盈於帶徵。逃亡之拋荒愈多。誰爲炊粥於無米。與其驅之死亡。而徒成反裘之負。孰若急與寬減。而自培其不涸之倉乎。夫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查得青縣籽粒。至萬厤四十一年。減半徵銀。其三十年起至四十年止。積逋銀一萬二千兩有奇。悉與蠲免。至於文安縣籽粒。除進慈甯宮不免。其餘俱減徵一半。卽四十六年四月間事也。兩縣原題。併稱比例。青縣比靖海縣例。文安比霸州例。是此等地土。不獨一方受累。而折徵之議。非至今日創聞也。亦明矣。本縣各場。呻吟積苦。既值必變之時。仰望同仁。更有可援之備。乾淸、慈甯兩宮。不敢望蠲。別場皆勳戚囊中之物。此固得議減者。卽五軍營一場。嘉靖初。地額四百頃。後爲勳戚討去大半。其餘徵解後軍都督府。買纓鼓旗號使用。萬厤九年。改解易州南倉備邊。則此一場。卽其畝數割據於勳戚。解納更移於

府部。原非不易之規。雖今稱改解備邊。而查今年文案。減徵公主莊田之外。亦有備邊一款。其議有云。不曰京邊。而曰備邊。其非版籍一定。而不可隨時損益甚明也。則定與五軍營。固願附於此例矣。繼等閭井之間。情形最審。感慨之久。條議頗眞。伏祈台慈。軫念民困。轉爲請命。比照文安、青縣事例。除進宮兩場不免。其餘八場。減半折徵。至於積逋。統賜蠲免。則變通之間。而民之生者不逃。逃者可返。地之治者不荒。荒者復治。此生靈之幸也。國家之福也。而亦勳戚之利也。謹揭。

與賈孔濶書

仁兄筦鑰勞苦。然國家多事。臣子以有效勞之地爲快。用兵先措餉。理財急用人。屈指同盟。袁滄孺在兩淮。潘懷魯赴遼左。而仁兄司太倉。皆爲遼餉宣力。憂病如弟。雞骨未平。而對客口實。則唯兄輩是賴耳。茲爲敝縣籽粒苦害一方。幾於百年死亡流徙。不堪見聞。昨草一揭。合士紳公言於畢父母。卽蒙慨允云。可令士民控訴屯臺。批行到縣。方可措手。弟退而三思。下情難達。慮有阻隔。忽念令親房老先生在京。儻借鼎重於屯臺公祖。一爲從臾。則大事成矣。弟久仰房老先生。嚮往之私。不啻執鞭。而長者前不敢造次啓瀆。展轉躊躇。不得不以斡旋望之仁兄。儻因仁兄得房老先生。達此情於當事者。批行到縣。據申題請。救千萬人性命。此無限陰騭也。唯仁兄尊裁。生員王成已家祖母親姪也。卽受籽粒苦累者。其人樸實。今往候門牆。唯仁兄進退之。弟癡於心而疎於用。今以此事專託仁兄。投縣公揭。錄以請教。或有用處。總聽便宜。

與畢沖陽書

籽粒累民苦不可言得逢大聖賢爲民請命百年之害除於反掌所謂道待人行也承示申文字字確當伏望速賜發行蚤一刻蚤解一刻之苦諺有之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老父母此舉億萬生靈得脫湯火此無限陰隲也

與畢沖陽書

戶房面傳鈞語謂何場可折命某再酌某且愕且疑此事百年爲害各場情狀不甚相遠法窮思變一體求折與論久切非某一人之私言也老父母既採而行之矣於今再申之時忽出異同得無有以不根之言上塵淸聽者乎某硜硜自矢斷不敢以不公之事輕起無風之浪特深感老父母仁心爲質造福地方因不自揣竊附相成之誼當此油雲沛雨之時而忽有持異議者其情公耶私耶殊不難見也今日之事是在老父母千祈乾斷速賜發行闔縣士民不知所報唯舉手加額祝老父母世世公卿耳

與畢沖陽書

籽粒一事昨謁左公祖細談其苦左公祖已慷慨任之但事雖無疑而舊院謝事新院接差必須再查方可題奏不肖慮文移往返恐又滋一番躭延左公祖言意時不許停閣批詞自有斟酌此段情等敢先達之老父母仰祈鼎重於道尊老公祖前力爲從臾早申一日早題一日湯火民命延頸望之矣

與左浮邱書

敝縣勳戚籽粒。前投小揭於臺下。過蒙慨納。此一方民命見天之期也。聞府縣文書至易州道而復停。蓋本道謂勳戚恐不悅也。本縣催請數次。且深言此事京中鄉紳已於屯臺前說明。只待申文到卽題奏矣。爲小民請命。爲地方除害。勳戚不敢爲難也。本道乃始允申。計此日想到老公祖臺前矣。然又聞本道將勳戚籽粒照條鞭地畝爲減半。條鞭每畝徵銀原額三分三釐。近因屢次加派。至三分七釐。勳戚籽粒原額三分。後因包納別場。遂三分有零。而其實止三分也。三分減半。當一分五釐。而今比於條鞭減半。仍一分八釐五毫。似於事理未妥。夫青縣、文安籽粒苦民。其條議折徵。祇就籽粒原額減半。非比條鞭例也。何獨於定興而易之。多此三釐。亦未足解勳戚之慍。徒令湯火之民。未得徼一視之仁耳。大要此事兩言而決。爲勳戚則難顧百姓。爲百姓則難顧勳戚。而百性鬻男賣女之狀。既不能使坐享者動容。號天籲地之詞。又不能與有力者鬬捷。屢議減徵。每成中沮。纔轉關卽生異同。緊申催已歷歲月。卽前日小揭包納之害。得詳言之。佐貳官重收火耗。並徵舊欠。斃民杖下之狀。不忍言。又不勝言也。近日聞折徵之議將行。佐貳官行賄通同。力求停壓。捱延之情。不能諱。又不勝諱也。當局者自急。旁觀者自緩。視勳戚之供。不啻軍國之課。畏減徵之議。爲發大難之端。向非遇老公祖菩提心。霹靂手。何以破牢不可破之局。返極重難返之勢。爲窮民請旦夕之命哉。不肖擬躬叩台臺。再申前請。而爲求歸之疏。既上。出門未便。敢以牘陳。亦恃蒙老公祖國士之遇。不以尋常緩頰相視也。千載一時。何敢錯過。臨楮無任懇切。

與畢沖陽書

敝縣勳戚籽粒事。恭遇老父母一力擔當。爲民請命。仁屬再造。功已垂成。在窮民爲永賴之恩。在老父母爲不朽之業。不肖唯與闔縣士民。舉手加額。祝老父母世世公卿耳。然老父母建議之初。比例青、文爲減半折徵之請。此事體之明白直捷。無容異詞者。聞柯老公祖又議將勳戚籽粒照條鞭地畝爲減半。則不肖不能無疑於此也。夫定與勳戚籽粒舊額。視條鞭舊額。原略不同。條鞭每畝徵銀三分三釐。近因屢次加派。至三分七釐。勳戚籽粒原額三分。後因包納別場之逃亡者。遂三分有零。而其實止三分也。三分減半。當一分五釐。而今比於條鞭減半。仍一分八釐五毫。似於此事理未盡合也。夫青縣、文安縣籽粒苦民。其條議折徵。祇就籽粒原額減半。非比條鞭例也。何獨於定與而異之。多此數釐。亦未足解勳戚之慍。徒令湯火之民。未得徼一視之仁耳。大要此事兩言而括之。籽粒徵糧舊額。原與條鞭略異。則籽粒減半。不得別照條鞭。此異乎其所不容不異也。青、文籽粒減半。祇就籽粒舊額而減。則定與比例青、文。又安得獨照條鞭。此同乎其所不容不同也。且屯臺左公祖已於此事洞悉顛末。亟欲藉手以獻丹扆。意氣排雲。風裁撼岳。彼勳戚輩何敢置一喙於其間耶。蚤晚詳回。或有駁詞。望老父母卽就之以復初議。宛轉此情於柯老公祖。使籽粒減半。祇就籽粒舊額而半之。則定與窮民得與青、文同視矣。夫以百年之苦而幸千載之逢。當九仞之時。而需一簣之力。總勞老父母盛心耳。

與畢沖陽書

前讀手教。感嘆盛心。佃種生員。以此情具呈於本道。豪批有情眞弗獲已之語。此是窮民命脈也。某誼切

桑梓激發於老父母欲達下情而慮逢上怒曷敢不效一臂爲老父母分憂耶大約事屬比例須一一相合士民既有控訴本道原無成心近已宛轉達此於本道待老父母申到無不允轉矣然莫非徼惠於生春之筆也語云下棋千盤成功一著老父母刻下成功某當隨田夫野老伐石西山以鐫不朽之業

答畢沖陽書

恭讀手教喜躍欲狂感激欲涕此事久勞老父母盛心三院既已會題屯院不必再疏然寬一分卽受一分之賜況減折幾半所得亦既侈乎此莫非老父母解懸之恩際會柯公祖相與以有成也僉僉佃戶共慶更生當是時猶有未厭之腹者非情矣不朽大業巍然告成鐫石有期敬當載筆

與賈孔瀾書

敝縣勳戚籽粒事圖之幾年昨始得三院會題僉僉佃戶見天有期旦夕部覆誰當其事敢託親丈爲弟道意弟爲此事苦心苦境自慰自憐親丈知之當事者未必知也原議一篇呈上是弟初投於縣主而據之以呈詳者或可令當事者一見乎弟又有商焉三院會題定有揭到部如久不得旨部中亦有據揭覆否事難懸斷總聽尊裁

與李續溪書

敝縣勳戚籽粒困民已極弟十年來條議折徵於當事者而機緣未偶將成復沮數次矣至按臺王老公祖按部詢問州縣以地方大利大害弟具議投之縣縣採其意以獻於按臺按臺行查縣再詳報至府而

停閣者一年。弟又費許多周折。而府文始轉按臺。遂會撫臺屯臺具題矣。中間情狀。未遑縷悉。惟是三院疏上。逾月未得下部之旨。或可向政府一通乎。弟疏遠自嫌。未敢徑達。方老師而冒昧以望仁兄。仁兄其有意乎。此一說也。弟又憶去年王立宇公祖有停稅之事。夫稅銀入皇上者。尙可徑停。籽粒入勳戚者。不尤易乎。王公祖批本縣申文有云。各勳戚溫厚之家。自不必爭錙銖之入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題疏雖尙留中。王公祖或可行文到縣。徑照具題之數折徵乎。按臺有行。縣庶可據。不然。恐本府仍舊派徵。按臺之德意。成畫餅矣。弟妄意如此。未知可否。特與仁兄商之。如其可也。則總藉鼎言耳。菩提心腸。豪傑作用。惟仁兄與按臺相與以有成也。條議一通。是弟投縣原稿。仁兄一寓目焉。必有惻然不惜引手者。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百年積苦。一方民命。藉手於仁兄矣。

與畢沖陽書

籽粒一事。仰仗老父母鼎力。遂得三院會題。各場佃戶。歡呼踴躍。相慶更生。不朽大業。膾炙千古矣。今忽有東江村省祭官王鳳彩。口稱奉命清查荒地。佃戶不勝驚擾。夫此地遭逢老父母下車後。卽議折徵。覬望德化。忍死須臾。住者不逃。逃者漸返。邇因春澤沾濡。各圖開墾。此莫非老父母搏捖之力。乘此招揀。政祈寬假。忽見清查之使。咆哮里中。人心惶惑。住者將思踵而逃。墾者將復委而荒矣。三院題疏。所稱減徵蠲逋。原不論地之已墾未墾。今似不必又查。查之祇以滋擾耳。且老父母菩提心。固明知此地之非國課。遂不顧勳戚而爲窮民作主。兩年來。仁肝義膽。可泣鬼神。豈其事已定矣。而復清查以滋擾焉。盛心必不

出此也。王鳳彩素稱無賴。毒螯本鄉。不可枚舉。今復爲此。蓋尋題規利。小人之常。指稱差委。肆其所欲。現今高坐寺中。號召佃戶。作威弄勢。迫脅多端。鄉之人既畏毒尾之洊加。又慮貪腹之難飽。展轉憂疑。莫知所措。某聞且見之。作而嘆曰。老父母赫赫盛舉。星日共昭。小人無端闌入。欲增蛇足。委官情狀。從來若斯。某不爲老父母言。誰言之者。然亦恃老父母格外之愛。妄自附於道義之交。癡心癡語。遂爾叨叨。

與紀萬石書

恭惟門下。珪璋爲質。麟鳳可儀。文章德業。當在眉山父子間。不肖卽投林息影。未遂識韓。而脈脈之思。久飛越盈盈之水矣。茲有所啓。敝縣勳戚籽粒。曾援貴縣例。減半求折。幸蒙三院會題。尙未得旨。夫兩縣之減折同也。會題同也。其未得旨亦同也。而目前徵收。聞貴縣卽照會題之數。果奉行上司之文檄。抑徑繇本縣之主持。唯明示之。不肖將再援例以請於當事者。前曾遣人探此消息。恐其未確。謹裁槭專訊。臨發東望。無任悵悵。

與畢沖陽書

籽粒折徵。題疏旣久。未得旨。想老父母軫民盛心。必有不能忘者。某聞文安自具題後。卽以減折之數派徵。而未得其詳。昨專役問於紀孝廉。蓋與聞文安折徵之議者也。得其回書。併盧公祖批詳。某拍案大快。是可比例而完。老父母爲民請命之功行矣。謹統呈覽。意老父母覽之。亦必拍案大快也。夫此事初議若落落難合。老父母力持不變。竟得當事者之會題。有志竟成。語非欺我。至於今日權宜折徵。以候明旨。則

事體易易。不若初番之喫力矣。老父母據例以請。料當事者業爲其難。必不辭其易。且成例見在。有不得不從之勢也。爲山九仞。待此一簣。千秋大業。刻期告完。深爲老父母慶。紀功之文。已擬稿矣。

與齊羣玉書

敝縣勳戚籽粒事。前曾借鼎語於左公祖處從臾。未幾。左公祖卽同撫按兩臺會題矣。湯火民命。見天有期。而久未得旨。難以株待。敝縣所比例者文安。文安減徵之疏。亦未得旨。彼時屯臺盧老公祖批詳。權爲便宜。暫與折徵。以候明旨。該縣遂憑據遵行。卽照疏中所減之數派徵。已兩年矣。敝縣事適與此合。今據例申請。望左老公祖如例批允。使定與窮民。得同文安沾一視之仁。無量功德也。弟有字達左公祖。而不敢遥投。借重年兄爲弟投之。更一言從臾。使早蒙批允。減一分卽受一分之賜。而早一日尤早甦一日之生。億萬窮民。手額祝仁兄世世公卿耳。前爲容城孫生事。全藉鼎力。可比於虞淵取日。今復以湯火民命。徼靈於左右。非弟好爲不知止也。一則一方之風教。一則萬民之疾苦。世眼所謂冷淡生活。偏是仁兄肯爲出力。蓋熱心腸纔做冷事體。亦年兄聲氣所自招耳。不然。滔滔皆是。弟敢輕向誰開口哉。

與左浮邱書

不肖自揣無似。辱特達之知。時承肝膈之誨。提挈深情。淋漓言外。自非全無心腸者。甯肯甘自菲薄。而不求所以一當哉。敝縣莊田籽粒。區區末議。已蒙採納。都中曾領面教。須再批查。以見詳愼。然本縣本道。方擬回詳。而老公祖已同撫按兩臺會題矣。夫不待回詳卽爲會題。更見老公祖嘉惠窮民之意。如此其急。

此誼直可於古人中求耳而縣、道亦遂較然知盛意所向既已具疏不敢復以前詳轉矣惟是望恩既久得旨無期湯火之民能俟河清乎敝縣所比者文安縣之例文安籽粒自具題後亦未得旨而卽照疏中減折之數派徵蓋權爲便宜暫與折徵以候明旨有盧老公祖之批詳在文安縣遂得憑據遵行今敝縣事體政與此合本縣本道援例以請專候台批以爲遵守蓋敝縣與文安其籽粒困民同也其比例求減同也其經會題而未得旨亦同也則權爲便宜暫與折徵以候明旨又何妨於同耶窮則當變比例明懸權卽是經宇宙在手爲山九仞待此一簣億萬性命總乞靈於生春之筆矣

與畢沖陽書

昨遵大命投書屯臺得回字呈覽蓋左公祖有心人也先已圖維此事而查前院於文安縣批文又有除公主不折之語爲此沉吟欲求所以處此而令申詳先爲之地其言曰縣、道或於此處分析明白且據疏一詳而後酌議夫敝縣籽粒屬公主者三一瑞安一延慶一壽陽前正爲瑞安、延慶兩場佃戶逃盡遂以所失之額責包於八場今雍靖王妃錦衣衞二場逃者過半屈指爲瑞安、延慶之續勢將復派別場始以八場包兩場今又將六場包四場矣長此不已禍將何極籽粒租銀原非勳戚常祿澤斬之後尙且改爲備邊此與國課什佰相懸願可泥舊額而不思以通之乎此會題疏中語也是籽粒之爲民害定與文安大同而公主籽粒之爲民害定與視文安更甚會題折徵原未除公主在外則今求詳批暫折候旨獨可除公主乎左公祖既云據疏一詳老父母詳中卽以此段語意爲分析將公主莊田當與別場同折發

揮數語申之。左公祖必有以處此矣。欲事體之相成。須呼吸之相應。老父母達此情於柯公祖。共奉左公祖之意以從事。則在老父母。既據會題之疏以爲詳。而不爲無因。在左公祖。因得借申詳以爲批。而不爲無據矣。專候尊裁。

與左浮邱書

披讀翰教。既蒙採納。復承指示。卽往告令君。而令君云。申文已先起矣。如途中無阻。計此時已達臺前數日。不可追矣。不肖再三躊躇。恐申文或與老公祖指示有未盡合。儻復勞駁查。再致遲延。此事結局。未卜何期。因不揣愚陋而復有所陳。唯台臺憐其癡。不錄其罪。一垂聽耳。老公祖會題之疏。除進乾清、慈甯兩宮不折外。所有瑞安、延慶、壽陽三公主莊田。與各場一例折徵。疏中情繇。原自明白。夫會題求折。既未除公主在外。則今求台批權宜暫折以候明旨。勢不能遺公主也。卽文安批文。有除公主不折之語。然徹縣公主之害。甚於文安。包納厲階。實自瑞安、延慶作俑。老公祖會題已詳言之。既以各場理窮勢極之狀。作題疏之繪圖。復以文安大同小異之情。勞台批之斟酌。一方民命。待以生春矣。且本縣此事。圖之數年。屢爲號籲。屢經蹉跎。蓋窮民疾苦。非能徑達臺前也。起自本縣層疊而上。繇府廳至府堂。轉本道。而後達於台臺。轉關既多。心情互異。往往藉上之周愼。以遂下之捱延。纔涉往復。動淹歲月。窮民枯骨欲盡。望眼欲穿。而一處停閣。全局坐廢。不肖每與令君談之扼腕。今幸逢老公祖當事。是天憫窮民。而欲存其子遺。倘得蚤賜批准。則下之葛藤盡削。民之湯火立蘇。功德寧有量哉。

敝縣籽粒事。聞窮民投告於台臺。批行府廳。俱蒙重責擬罪有差。赴某告急。某驚問其故。乃知狀詞侵吏書也。夫告加添。止當訴加添之苦。告折徵。止當訴不折之苦。卽吏書原有情弊。亦不必提。而熒熒愚民。祇知說實話。全不諳事體。自貽其戚於人奚咎。然不如此。無以見民之愚而可憫也。加添在一時。不當加而加。既屬不堪。折徵在永久。已折而又不折。尤爲失望。求折未得而獲罪。納籽粒不堪而令納徒罪杖罪。老公祖聞之。或亦有惻然者乎。雍靖一場。卽在敝村。某宗族墳墓之所在。諸場之苦。此爲尤甚。卽年來比例求折。至於煩三院之會題。奉聖主之恩詔。八場一體折徵。會題疏中。已明開雍靖、錦衣兩場之爲尤苦。今乃於尤苦者。忽生異議。偏遺於覆載之外。民實不堪。非好爲詈也。惜其愚不解事。未識忌器之義。遂以旁溢之語取罪耳。夫此事原繇會題。原奉恩詔。卽守陵官豎有言。未嘗不可執奏。卽部有文移。府縣亦當申請三院。聽行酌處。乃急急而應。此原不足服愚民之心也。蓋折徵之議初起。縣之丞府之廳。卽俱不喜。不喜之故。半繇吏書。亦知議起自某屢來相難。某仗三院公祖之力。徼倖勝之。而意殊不甘。今官非其官矣。而吏猶其吏。故乘隙而思破壞耳。乞恩之民。反成取罪。復業未幾。旋有去志。某好語以老公祖在上。必能深體苦情。爲之區處。忍死須臾。以待解懸。此一場錢糧。折與不折。所爭不過一二百兩。然銀雖不多。而索於懸磬之民。年年包納。則必至於鬻妻子。轉溝壑。死亡接踵。傷心慘目。老公祖在此千載一時。必有所以善爲之處者。只此一二百兩錢糧。善處之。則年年救人。不善處之。則年年殺人。老公祖宇宙在手。必有妙

用下一救一場湯火之民中以成三院會題之局上以信天子同仁之詔某何幸躬逢其盛

定與縣籽粒折徵記

淄陽畢公以萬厤丁巳來治定與下車首詢地方利害而得勳戚籽粒之爲民累也奏記諸臺使者求減折如文安青縣例駁查復往公持甚力臺使者大感動具疏請於上候旨踰時值今上登極遂如所請恩詔到縣扶杖走觀者舉手加額謂天子仁聖使子遺之民得留視息然非吾侯卽疾苦到骨誰達之天子者慶今追昔笑與涕俱余觀民情而深有感於天下事之在人爲如公者眞其人也事非理不可爲非力莫能爲固也然如以理而已彼不起科之瘠地聽奸民投獻而以勳戚爲刀俎佃戶爲魚肉包納之法展轉相及不舉地著盡逃之不止此於理豈待公之身始知其當變哉或曰於理無疑而詘於力公不猶然一令乎何力至於今而偏足乎則理與力之說似之而非余所謂公眞其人者獨以其心言耳天下萬事皆從心起不患事不就但患心不眞眞者心之本體從來稱天下有心人爲其眞也眞則熱熱則遇而卽粘不能秦越視眞則耐耐則挫而益堅不因遲久灰滅徵之議誠爲大造非公當之得無隔膚不親乎相沿久則勢難返更端睫則人易疑而素所穴以爲利挾以爲重者且不勝異意而奸人乘以交搆其間吹索揶揄皆足以亂任事者之所守使造端之初微涉門面廢然而返矣且不獨異意者爲然也卽共事之際已屬同心而事當更張體須周愼異意者復借上之周愼以遂下之躭延啓事未達於公車而往復斟酌已踰歲時蓋轉關既多葛藤易起一處停閣全局坐廢自公起議再易寒暑急急圖之盼盼望之默默

待之。當浮沈難稽。成敗未必之時。旁觀者意公與且闌。氣且竭。而公更神王。竟以耐之一道。奏此奇功。悠久成物。其斯之謂歟。此害在定與。余髮未燥。卽從先大父侍御公聞佃戶包納之苦。而呼籲之情。每格不上聞。年復一年。日甚一日。至於公殫力爲之。而以首尾二載。始獲有成。中間事勢之難易。情節之甘苦。唯任事者自知。同調者相憐。未易一一爲人言也。故爲天下事。毋泛論理。心卽是理。毋空談力。心卽是力。眞心如公。爲理樹幟。爲力辯冤。不然。滔滔者從官起念。而不敢一問百姓急。偏見理不我值。力不爾克。甚矣其相蒙也。羅文恭之言曰。此生活得千人命。甘心不向世外走。佃戶數千家脫湯火。而世世利賴。嘗私度公。青天良夜。志之無惡。可知也。定與孔道。復值軍興。公日夜拮据。但可紓百姓急者。直前爲之。赤心彊項。遑遑轉上官之意旨。而佐聖政之清明。諸不具論。就籽粒論籽粒。其概如此。公諱自肅。山東淄川人。萬歷丙辰進士。以治行高等。應拜省臺。而兄白陽先生。時以少司徒督遼餉。遵例迴避。乃補禮部主客司主事。今陞遼東甯前道兵備參議。

與王中訒書

小兒歸。述老父母爲籽粒徵收。省除款項。歸諸易簡。且比擬條鞭。革去催頭。老父母纔一語。而受寬大之福。已徧萬家。生目擊盛事。復以莫喻之感激。爲無已之愛助。則每畝徵收之淸數。更乞明示以爲愉快也。蓋籽粒奉詔減徵之後。每畝應徵一分八釐五毫。脚價一毫四絲八忽。均包雍靖王妃一釐二毫五絲六忽。則每畝應徵之數。共一分九釐九毫四忽。此昭然耳目之定數。無可增減者也。乃年來造册徵收。不依

此數或多一釐或多二釐即各場亦自不相同此其故不難知而誰敢以瑣屑達清聽者幸此番以省款項革催頭上勞老父母親爲訂正小民既戴如天之恩遂侈飲河之願共望及此時以每畝應徵一分九釐九毫四忽之定數乞老父母出一明示則本來之面目現前黎邱之幻術立盡此又籽粒之大廓清也

回張糧衙書

不肖生平不干預縣事所共知也自到都中併無人來鼓舌亦安所被簧惑者而札諭云云殊可駭愕天下事自有當與聞不當與聞十年前籽粒累人逃亡之苦口不忍言佃戶不能重包而管糧父母亦有不完之前件不肖目擊其弊代爲陳訴此事之當與聞者也減徵以後十年於茲不聞異議蓋糧輕易完不獨便佃地之窮民亦便管糧之父母區區之意如斯而已此外非所敢聞也目前事體以老父母之高明自可理裁而必遠使下詢得無以減徵之議出於不肖爲佃戶而不爲官遂有杯蛇之疑乎當議折徵時管糧父母亦曾有不相亮之意不肖以事定理明未嘗置辯則今老父母之札得非曩日事前任父母之人有在側者乎不肖無可言只以不當與聞爲對

與畢白陽書

定與有籽粒地國初以土性窪薾不堪耕種故在條鞭地畝之外永不起科後因奸民投獻或勳戚奏討遂分爲莊田十場一曰乾清宮一曰慈甯宮一曰雍靖王妃一曰延慶公主一曰瑞安公主一曰壽陽公主一曰恭順侯一曰駙馬許從誠一曰錦衣衞千戶陳尙忠一曰五軍營十場籽粒各自催徵復因差役

之猾獰動爲佃戶之騷擾遂以徵解歸之有司然此地概屬灌莽之區其不逮條鞭地遠甚條鞭地分上中下或二畝折一畝或畝半折一畝每畝徵銀三分有零籽粒地則不分上中下每畝亦徵銀三分有零夫地瘠則所入之息既微糧重則所虧之額不少積逋壓欠年復一年率率包賠日甚一日於是一夫不完累及一門一門不完累及一戶一戶不完累及親戚至典房產鬻妻子猶不足以應比則挺而走四方矣先是瑞安延慶兩場逃盡遂以所失之額公派之於八場糧愈重則辦納愈難逋愈多則逃亡愈衆而八場益困雍靖王妃錦衣衛兩場相繼又幾逃盡室已無朝炊之煙門尙多夜呼之吏初以八場包兩場行將以六場包四場其勢不至於舉各場而盡逃亡不已者不佞某自束髮以來習聞此害間從父老講求長策唯有折徵一法且青縣文安久有題疏可比夫窮則變變則通情也亦理也明知困極之當蘇恆苦勢重之難返既有衙門之層遮便多吏胥之揶揄縣之糧衙書辦府之糧廳書辦串通爲利牢護此局受患之民日望折徵或自下而求申請或自上而得告批概從中寢折徵二字窮民所幾幸爲續命之膏者祇成掛壁之文耳沖陽畢老父母憫佃戶之危形採士紳之公議毅然爲斯民請命比照青縣文安例除乾淸慈甯兩宮不折外其餘八場概宜折徵通詳撫院韓晶宇公祖屯院左浮邱公祖會題候旨尋逢光廟登極恩詔中一款北直定興文安青縣三縣災傷籽粒俱照按屯御史題請事例折徵詔書到日人慶更生逃亡之民漸復故業向之滿地荒蕪者且桑麻相望矣壬戌年間畢老父母陞任署縣者忽甲忽乙縣事遂如奕棋雍靖王妃司香內豎敢蔑明詔謂折徵非法朦朧取旨下部議覆部因行文府縣雍靖

王妃一場不許折徵。幷追補減過銀兩。彼時畢老父母在儀部。心憂此事。急商之於府縣。謂銀兩且勿補納。尙當據恩詔執爭。而糧廳已暫借庫銀。星火補納矣。覆水難收。可爲浩歎。一場似戶屢爲控告。其奈之何。撫院張蓬元公祖新受事。念此場災傷一體。獨不蒙減折之仁。銀兩追還。又已斷執爭之路。不得已。雍靖王妃之額。均攤之於各場。圖衆擎之易舉。且兼被之無遺。數年以來。安居樂業。誰知猾胥蜮心未厭。鼯技轉生。思此場既翻。遂可漸圖其他。本年突稱五軍營不可減徵。欲比雍靖王妃例。已具府文。申易州分司。轉申貴部矣。玩其申文。謂五軍營地減徵銀一百七十八兩八錢三分六釐七毫三沙。係原額之數。毫不可少。而又總計八年內共減銀一千四百三十兩六錢九分三釐六毫二纖四沙。是盡欲照雍靖王妃例。每年之額不許減。減過之銀尙欲償也。孑餘之民。一場驟加一百七十餘兩。其何以堪。更加一千四百餘兩。其又何以堪。倘此番再復得計。則積漸以往。變態愈工。各場將次第以聽猾胥之顚倒。折徵一案。勢必兜底掀翻。乍甦之餘生。再罹湯火。暫復之故業。行見汙萊。前日流離景象。只在目前矣。夫折徵之事。原非臆說。屢經申請。屢經批駁。然後乃得三院會題。一煩部覆。再煩恩詔。畫一之令。方思世世守之。此而尙可紛更。則翻手覆手。其又何定之有。大都天下事。謀始最難。毀成甚易。敝邑籽粒之害。已幾百年。折徵之議。圖之十年。災民固骨皮俱盡。不肖亦心血爲枯。猾吏舞文。百計相難。一番阻撓。一番辨折。亦且舌敝顙禿。幸得徼父母公祖之靈。以乞恩於聖主。流亡復業之日。飲水思源。感畢老父母之有大造於一邑。相與伐石頌功。以垂不朽。日月幾何。變更至此。台臺深籌國計。曲軫民艱。薄海窮黎。共徼寬大。至於籽粒一項

錢糧。實係敝邑一方性命。申文到日。全望主持。上以信明詔。下以甦窮民。而沖陽老父母幾殫之苦心。已成之美局。永留於桐鄉、畏壘之間。不致終爲猾胥所變亂。想台慈之所倍爲惻然者也。

與王涵一書

恭惟老公祖照臨易水。某無必然之畫。仰佐高深。殊愧故人之誼。則姑以未必然之見妄言之。老公祖姑妄聽之。可乎。昨聞遼餉加派六釐。勳戚籽粒一例加派。竊有疑焉。蓋遼餉方今第一急需。必料其力能辦納者而後加之。庶不至臨時而有悞。條鞭地之加派。固其所也。籽粒地可一例加乎。他處籽粒地。某不能知。敝縣籽粒地之必不能同條鞭地之辦納。某則知之深矣。蓋敝縣籽粒地。窪鹹不堪。佃戶苦累。逃亡貽累於地著。地著相繼爲逃亡。年年爲不完之額。勢窮理極。畢沖陽父母繪圖以請。王立宇公祖會稿具題。泰昌元年奉恩詔減徵者也。夫以其力不能完舊額而減之。今議加焉。可乎。舊額每畝三分。減至一分八釐五毫。則所減止一分一釐五毫耳。今驟加六釐。不幾復未減之數乎。自減徵十年以來。即死者不復生。而逃者且漸返。今復業之席未煖。加徵之令忽頒。魂驚於傷弓。色變於談虎。恐未減以前之景象。復見於今矣。遼餉何等急需。而責辦於必不能應之處乎。本府稱照萬歷四十六年籽粒地同條鞭地一例加派之例。而敝縣籽粒自減徵以來。實未嘗加派。不知其他也。猶憶當時直指使者。亦有此議。畢沖陽父母有說以應之。曾以申文稿見示。今具在也。蓋議遼餉至於無地可加。而議及籽粒。此策之善者也。特不必加派耳。何也。此地勳戚爲主佃戶納銀。當遼餉急需。薄海內外。無不縮衣減食。以充軍興。勳戚體國。當倍細

民。則議及勳戚籽粒。便當就所納數內。扣算六釐。以充遼餉。此理之至順者也。諺有之曰。要得有。要不得無。貧莫貧於佃戶。富莫富於勳戚。今此六釐扣算於歲額之內。使勳戚少分。是問有處要也。若加派於歲額之外。使窮戶多納。是問無處要也。此二者相去遠矣。夫當是時而暫借六釐。以紓國難。勳戚之清俊亦有以自安。窮民以賦之不加而易辦。遼餉以民之能辦而易完。一舉而三善具焉。則勳戚莊田。應於各爵數內扣除。卽五軍營牧地。應解易州戶部備邊者。亦於該解數內扣除。畢沖陽之申文具在。是在老公祖再爲主持耳。或謂此於國於民。誠爲兩利。特於勳戚似名美而實薄。然佃戶以不加派得安其居。則六釐之外。歲入不缺。不至爲竭澤之漁。況事平卽止。此六釐依然在乎。王立宇公祖會題減徵稿。畢沖陽父母爲加派申文稿。併敝縣鄉紳公揭稿。總鈔呈覽。老公祖一寓目焉。知此地之以如是減徵也。則於今日之議加。必有惻然爲之所者矣。等此籽粒也。等此六釐也。酌理審勢。卻緊自見。易加派爲扣算。一轉移間。而國充急需之餉。民免逃亡之苦。併爲勳戚培不涸之倉。萬代瞻仰。端在於斯矣。

與王涵一書

某再細味明文。戶部之責成本府至矣。責成之急。爲遼餉也。但得完其所坐之數。不問其出何項也。本府既議以籽粒地抵之。則就籽粒額數內扣算六釐。以足戶部責成之數。仍申說無地可加。只得加於勳戚所占地內。而此地又力不能加。只得扣於勳戚所得數內。亦爲遼餉緊急。不得不爾。知會戶部。使戶部藉手以從事。當是時。戶部但得本府之完遼餉足矣。豈其過恤勳戚之私。而掣扣算之肘哉。天下事勢有緩

急題目有公私遼餉之需急也勳戚之奉緩也爲遼餉有題目爲遼餉因而爲窮民更有題目爲勳戚無題目爲勳戚因而厲窮民且併誤國事更無題目天幸老公祖在地方辨公私酌緩急以開上谷之蒙氣國計幸甚民生幸甚

籽粒折徵說

籽粒折徵其檄問地方大利大病者按院王立宇象恆也其據士紳公揭申請者邑侯畢沖陽自肅也既經批查而沮於糧廳其通此關隔自府達道者司理范鑑湖紹序也繇道再酌而轉於院者觀察柯和山彙也其合按院會題候旨停徵而復入恩詔減半折徵者屯院左滄嶼光斗也其事變通起力爲主張以定紛紜者撫院張蓬元鳳翔也而發端圖始更有人焉故邑侯胡芳宇嘉栻也包納籽粒其患既久胡銳意更絃而時未獲上每爲扼腕謂余曰吾不能爲他日必有人爲之可存此議以爲底案其徵意猶欲自爲也所稱此議卽輯中士紳公揭也而何可忘而何能忘

認眞草卷四

扶孤始末

與容城張邑侯公書

密邇福星得沾波及之惠不啻在宇下戴德之餘還爲引分何敢輕通尺牘以涸公之清聽惟事係衣冠之裔且當絕續之關情共惻惻誼難默默老父母試垂察焉敝縣張都憲之業至其孫序班張一貫而中衰一貫逝嗣子中立亦逝遺孤在抱中立妻王氏撫養王氏逝而撫之者一貫側室李氏也族中小人垂涎孤產勾連外黨或賣或典或明或盜蠶食至今子遺無幾闔縣士紳睹藐諸孤之遭魚肉而憂都憲公之啼若赦也方公同看視劄記其產丐縣父母主持嚴盜賣盜典之禁乃聞容城生員陰樂賢以典地告李氏候老父母問斷老父母明見萬里偏辭必不能行而李氏婦人意不自達生等謹以耳目之最眞代爲不平之鳴夫樂賢先典李氏地三十畝李氏所知也其又典二十五畝則李氏不與聞焉其典之緣繇價之輕重不可問亦不必問只一出於李氏所不知則終非樂賢所可有卽樂賢果費典價亦惟從其受價之人而追索之可矣安得硬告李氏脅取其地耶夫孤兒寡婦仁者所憐誠能辦價何處無田而必屑屑焉於越疆之孤產意不難見也且此地盜典俱當李氏時而必倒提年月以爲在王氏時意又不難見也李氏女流亦係衣冠之室而必恐喝以對理驅迫使出門意尤不難見也據樂賢所告羣證張玉等此

數人者。何如人乎。大約煢煢孤寡。固羣小之所眈眈也。左掎右角。裏應外合。既暗典李氏之地。以媾樂賢。復明作樂賢之證。以劫李氏。見者傷心。言之指髮。是役也。使告者得逞其志。證者得遂其奸。旁人受價。李氏出地。卽千頃可立盡於一日。矧僅僅著種百畝之田耶。都憲公不絕一綫。仗此五歲之孤。而田產者養孤之物。李氏者撫孤之人。今橫迫李氏。白奪田產。是使孤不能自存。而斬都憲公之血食也。生等攢眉而嘆。合辭以陳。倘蒙電察。賜之斧斷。使寡婦免於對理。而孤產不被橫奪。則理法猶存。天日可見。簪裾吐氣。風化自隆。甯直一姓一家之感戴而已。

再與容城張邑侯書

陰樂賢白奪孤產二十五畝。合共事羣奸。爲之夥證。而辱迫李氏。至不可言。生等昨具情合辭。代鳴於老父母之前。業蒙軫察。莊誦訓辭。感激淚零手額。謂天理之必發。而天網之不漏。樂賢卽慣刁健訟。當必譬心於蕭斧。詎意咆哮轉甚。譸張益雄。於青天之下。恣魍魎之談。而求逞其志也。樂賢種孤產五十五畝。李氏但知三十畝。其二十五畝則不知也。而樂賢堅稱典在王氏之手。蓋混指無從對質之人。易於飾賴耳。夫樂賢之良心盡虧。不難賴無爲有。而斯人之耳目具在。終難以虛爲實。生等查孤兒張根深產業。有簿籍。有手本。有賬目。一一磨對。止有李氏典與樂賢地三十畝。固無所謂二十五畝也。張一定手本內開李氏租地數目。於陰樂賢地四十畝之下。贅一典字。情弊宛然。又有李氏告張一定、張一憲、張一資霸占地土手本內開一件。偸典地十畝與陰家。是李氏已告於官。求爲追奪。然止告十畝爲偸。實未知更有所謂

十五畝者。今始知之耳。卽一定等與樂賢表裏爲奸。而於開李氏典地數目之外。開王氏典地數目。亦全無樂賢姓名。樂賢情弊。不又瞭然耶。夫孤兒之產。羣小視爲在原之兔。彼寡婦不識字。簿籍總憑他人之手登記。已非畫一之文。中間以租爲典。以三爲四。侵欺影射。不可縷指。卽所開載。尙多隱漏。矧簿中全然不載。止憑舌辯者。猶足信乎。諸生中有陳德光者。詣生等白欺隱之狀。謂孤產登記。情狀未確。止有未典而開典。未有已典而不開者。又自稱租地十畝。種二季。租契具在。而張一定等開生典地十三畝。天日在上。心敢欺乎。夫卽德光之親自首證。則簿中已載。猶難盡憑。而樂賢所稱。不在記載之中者。其萬不足信又明矣。故二十五畝之地。樂賢白奪於李氏時。混賴爲王氏時。李氏見在之人。既不知。王氏典地之簿。亦不載。合其顚末。按其情形。則十畝是偸典。十五畝是白種耳。噫嘻。偸典非法也。白種尤非法也。至於併偸典白種。混爲一處。而意圖白賴。尤人世所希聞。淸時所不宜見也。據樂賢實典地三十畝。其價共十八兩。則此霸種二十五畝。已過二年價當若干。花粒當若干。理法所在。豈容不一一問乎。折衷科算。卽將實典三十畝。盡還本主。猶不足償也。總之樂賢搬神弄鬼之技熟。翻雲覆雨之舌利。既視孤產爲無主。復藐敝縣爲無人。數日來。詭狀百出。自謂有散從手段。意欲掣士紳之肘。而惑老父母之聽。夫生等於樂賢。何嘗有意相加。第爲都憲公一綫血食。係五歲之孤兒。而孤兒異日蒸嘗。賴子遺之產業。談及孤寡。誰不動心。況係衣冠。豈能坐視。且止於就事論事。略舉提綱。固不屑細駁其脫卯之情節。亦不欲概及其生平之行簡。存厚多矣。而樂賢求勝不已。且聲言上辯。不可發一笑耶。使此事而稍不可對人言。何敢以疑端嘗試

於老父母之前。此情此辭。等而上之。可以告天子。特不欲先發。迫而後應耳。樂賢乃以上辯見嚇。生等唯恐其辯之不上也。當是時。覈實情。據公道。大創奸人。以保孤寡。自有老父母之霹靂手在。特李氏既徼恩造。得免對理。其委折之情。生等代爲申之。仰冀鑑察。不勝感激之至。

與解嵩盤觀察公揭

爲申公議以保孤產事。竊惟事關孤寡。在行路者。亦爲動心。裔繫衣冠。列斯文者。豈能坐視。共於無私之宇。代爲不平之鳴。敝縣故都御史張鎬之業。至其孫序班張一貫而中衰。一貫逝。嗣子中立亦逝。遺孤在抱。中立妻王氏撫養。王氏逝。而撫之者一貫側室李氏也。族中小人。垂涎孤產。裏勾外連。或賣或典。或盜或霸。蠶食至今。子遺無幾。闔縣士紳。睹藐諸孤之遭魚肉。而憂都憲公之啼若赦也。方公同看視。劄記其產。丐本縣印批。嚴盜霸之禁。以求略存殘產。待六歲孤子長成而授之。乃容城縣發社生員陰樂賢者。睨孤產爲可居之貨。越疆來此。先典李氏地三十畝。因多占二十五畝。李氏不知。已白種二年矣。今歲知之。告於本縣。本縣斷令李氏耕種。有原票可查。樂賢不服。捏告於府。批容城縣問理。樂賢肆其簧鼓。朦朧始末。以盜種於私者。復得明騙於官。兩年白占之地。遂爲樂賢應得之物矣。某等相顧作而嘆曰。異哉。無天日乃至是乎。據樂賢盜地二十五畝。在李氏時。而今譸張其詞。以欺問官者。稱典於王氏之手。蓋王氏往矣。指無從質對之人。易於混賴。且恃其事羣奸爲之夥證耳。樂賢告證張楫、張一定、張玉、張盛、張繼貴、張一賓等。政所稱典賣盜霸孤兒之產。與樂賢表裏爲奸者也。夫樂賢良心盡虧。不難賴無爲有。而斯人耳

目具在。終難掩虛爲實。某等查孤兒張根深產業。有印信簿籍手本。簿籍止載李氏典與樂賢地三十畝。固無所謂二十五畝也。張一定手本內開李氏租地數目。於陰樂賢開四十畝下。贅一典字。情弊宛然。又有李氏告張一定、張一憲、張一貲霸占地土手本內開一件。偸典地十畝。與陰家是李氏曾告於官。然止告十畝爲偸。實未知更有十五畝。今始知之耳。卽一定開李氏典地數目之後。開王氏存日典地數目花名。亦全無樂賢。則樂賢稱典在王氏時者。不直爲囈語耶。夫孤兒之產。羣小視爲在原之兔。彼寡婦不識字。簿籍登記。總憑人手。中間以租爲典。以三爲四。侵欺影射。不可縷指。生員陳德光。詣某等白欺隱之狀。謂止有未典而開典。未有已典而不開者。又自稱租地十畝。種二季。租契具在。而張一定等開光典地十三畝。天日在上。心敢欺乎。夫卽德光之親自首證。則簿籍已載。猶難盡憑。而樂賢所稱不在記載之中者。其萬不足信又明矣。故二十五畝之地。樂賢白奪於李氏時。混賴爲王氏時。李氏見在之人。既不知王氏典地之簿。亦不載。合其顚末。按其情形。則十畝是偸典。十五畝是白種耳。噫嘻。偸典非法也。白種尤非法也。至於併偸典白種。混爲一處。而意成白賴。淸時所不宜見也。據樂賢實典地三十畝。價十八兩伍錢。則此霸占二十五畝。已過二年。價當若干。花粒當若干。理法所在。是尙當一一科算。以償本主。而詎意咆哮轉甚。壽張益雄。既能得志於私。還能取必於官。白奪孤產。猶承蜩也。不爲宇宙間一怪事哉。樂賢生平。賭爲勝場。欺騙爲來路。前以賴宋氏房價。行劣發社矣。猶不自悛。而益甚焉。毒螫遍加州里。吞噬波及隣封。寡婦孤兒。畏之如虎。歸命於官。求庇於法。而樂賢跋扈。法不能加。反遭辣手。呼天莫應。煢煢孤產。盡飽

虎腹。六歲嬰兒。無以自存。都憲公之血食斬矣。某等忝列衣冠。誼難秦、越。念孤產之存無多。而樂賢之氛甚惡。既自脫其罪。復全得其地。事經兩縣。竟成如是之局。不容不呼籲於老公祖之前。而李氏婦人。且係衣冠之室。仰體台慈。令人抱告。而遍覓族中。復難其人。蓋張門一族。強半無良。而張一清尤甚。今且羽翼樂賢。攘臂於容城問斷之時。就中取事矣。獨有張一陽者。剛介中正。終始扶孤。昔年胡知縣託令掌管。出入嚴明。毫無私染。羣小爭怨。擠排使出。復遭一清等巧陷。幾于不免。賴老公祖知其心而脫其罪。僅此一人。可爲李氏抱告。而今老矣。精力銷亡。已不在學。氣憤口蹇。語不達意。某等求其佐之者。得生員張一連。其人素於孤產絕不染指。公論韙之。特操心過慎。避嫌畏事。某等激以大義。使扶持一陽。爲李氏抱告於老公祖之前。隨批候審。然此二人者。一則衰於年。一則吶於口。祇用備兩造之體。而知其非樂賢之敵。謹以情繇。先爲申訴。仰冀電察。調閱簿籍手本。以窮奸狀。賜之斧斷。使寡婦免於橫迫。孤產不致白奪。一方風化。關係匪淺。是役也。樂賢恐某等有言。已大肆波濤之舌。聲言人急必反。以脅某等。夫此事非私事。此言非私言。如畏樂賢之兇。而坐視孤寡被迫。不敢出一語以申公道。當取巾幗自贈耳。某等忝具鬚眉。頗懷肝膽。拙操素矢。何敢至以非公直道共申。任彼肆其無忌。謹揭。

張門孤產簿題辭

六歲孤子張根深。故都御史張公鎬裔孫也。鎬再傳序班張一貫。一貫逝。嗣子中立亦逝。遺孤在抱。是爲根深。中立妻王氏撫養。王氏逝。而撫之者一貫側室李氏也。中立逝時。族中小人垂涎孤產。攘臂而起。勢

同抄沒。幸逢胡老父母。責懲禁戢。任族長生員張一陽看管。一陽剛介公正。不負任使。事體遂定。其後任人者既往。而受任者遂不能行其志。羣小復起。裏勾外連。擠一陽使出。更換看管。而張門孤產。遂不可言矣。以族人而看管。則有生員張一清與張一選相繼。以公差而看管。則有地方常良與張應期協同。此數人者。其未管也。則用賄攢求。其既管也。則朋奸乾沒。弄反覆之機智。操孤寡之緩急。使之不得不賣。不得不典。而又無從覈價值之眞。使之不得不揭。不得不償。而又無從問本利之實。日割月消。漸至剝牀而及膚。朝出暮代。何殊驅虎而進狼。蠶食至今。孑遺無幾。總之看管非人所致耳。至去年而復有陰樂賢霸地之事。闔縣士紳具公揭於解老公祖。地已退還。因同查孤產而劄記之。合辭懇陳老父母用印嚴盜霸之禁。常良、張應期既不稱任使。不容不另擇看管之人。而張門一族。強半無良。一陽儘可而耄矣。獨有生員張一連者。素於孤產。絕不染指。公論韙之。特操心過慎。不爲避嫌。爲好仁等責以大義。唯唯受任。今一年矣。極勤極儉。極清極苦。一切事體。無不盡心。寡婦孤兒。遂有甯宇矣。夫孤寡日用。費能幾何。他人看管。每年典賣揭取。不下數百金。而日憂不足。時洒饑寒之淚。自一連看管。不典不賣。不揭不取。而溫飽自如。此其人之賢不肖。不大彰明較著哉。唯是一連刻苦自持。既不私己。亦不私人。羣小怨恨入骨。侮弄時出。所恃爲天倚爲命者。惟老父母之威靈。是憑是藉。且一連未管之前。常良諸人所典所揭。一一俱在。雖當時情僞已不可覈。而事至於今。不容不代爲贖代爲償也。昨好仁等方與一連共議賣樹株還債事。陰樂賢卽與同事諸奸橫騰蜚語。一以爲把持。一以爲汚衊。夫貪狼之心不死。山鬼之技日新。能勿防乎。謹以張

根深家產併未贖未償債數細開如左伏乞老父母採芻蕘之議念衣冠之裔印批簿籍付張一連收掌使一連得以行其志羣小無所生其心甯獨張都憲免若敖之泣關係一方風化豈淺鮮哉

與張生一選書

張根深楊村園地門下與吉齋占種有年耳目所共知也昨生等清查立簿一一臚列因念物有見主之時假無不歸之日同衆返正事不容已吉齋既卽時允從想門下必無異同之理既而傳聞門下有云必不吐還卽質公庭無奈我何是時同盟諸友攘臂而起生力止之謂此傳聞之語理不可信我輩未見蓋齋實迹不宜輕動衆乃暫止生謹以尺一確探門下果有此言否夫此園地未租未典占種多年亦足矣未經士紳查理則此地爲在原之兔今查理既明此地爲有主之物矣各拍良心孰能自昧知門下必無此言也且生等此舉公誼也非私事也據理也非恃力也事既開帆勢無中止衆怒難犯門下之所知也而安得有此言也況此園地門下與吉齋事屬一體吉齋既吐還本主立契辦價而門下乃欲有他說此萬萬必無者也吉齋才幹機智素稱多算使此地而可終占吉齋當先爲之生輩昨一啓口吉齋遂唯唯無辭彼誠有見生等退而相謂如吉齋者眞俊傑也門下高明豈出吉齋下而乃有此言乎尤生等之所深疑而不敢信也夫此事門下家事也都憲公一綫之緒行道所憐在生等固共切狐兔之悲在昆玉尤當念葛藟之庇春齋扶孤筋力盡瘁玉齋任事清苦異常卽吉齋亦隨順公誼力爲幫襯豈獨門下一人而獨異乎諸昆弟之所爲者乎丈夫做事審理審勢庶免尤悔門下試思今日之事理勢云何事至於此

尙欲執留.是自誤也.或有人爲門下畫此策.是誤門下也.門下此時莫自誤.尤莫爲人誤.吐原非己有之物.與生輩留好相見面之情.所深願也.門下果有必不吐還.卽質公庭.無奈我何之語.是迫生等以不容不應之勢.而後生等可以無憾矣.然拳拳之愚.不敢輕信.謹專人確探.唯明示下.

與畢沖陽邑侯書

前者張根深產業簿籍.蒙老父母用印.闔縣士紳.仰至仁大義.鏤心刺骨.寧直張門一家之感已也.茲有象蓋村兇徒陳科.原典張根深地二十七畝.今秋收旣完.輒命傭工鑼土二十餘車.傭工亦極言不可.陳科硬主之曰.此是絕產.取土何害.生員張一連親到地.同地方驗過.向伊理說.傲然自恣.夫此地二十七畝.止用典價九兩八錢.便利極矣.今幷其土取用之.不亦甚乎.地去土則薄.害在地土.不可言也.而根深之地.租種者三十餘家.尤而效之.尤不可言也.且當闔縣士紳清查之後.老父母印批之初.而陳科敢於如此.若不禁戢.後患何極.懇祈老父母治之以法.則一懲百儆.可無後憂.謹合辭以請.

與賈肖皋書

張根深原典房產.前聞雅意允其取贖.今竭力湊辦.已有十之八九矣.辦原價以抽原契.此自定理.亦復何說.惟是煢煢孤寡.筋血垂盡.伐毛洗髓.僅區處若干.翁丈仁心爲質.不難渡蟻.況彼先世衣冠.有足觸仁人之矜憐者.倘念若敖之鬼.而稍寬其遺孤.都憲有知.當再拜而矢結草者也.憶曩年贖蔡覺我園地房產時.亦曾讓免十兩.以見恤孤之意.翁丈義薄雲霄.當不後于覺老.此又煢煢孤寡.所爲早夜以祈者.

破格高誼。原非可以例祈。實恃翁丈義問章施。桑梓共仰。故不肖等不憚饒舌。輒敢合辭以啓。惟翁丈裁教之。覺老原字附覽。亦見不肖等之非飾說耳。還價時。或赴尊宅面交。或令盛价來取。幷乞明示。

與署縣書

謹啓。故都憲張老先生繼孫張根深。從六齡時。蒙畢老父母噓植。批委生員張一連經紀其家。一連不辱成命。勤苦十年。得延一綫。今忽有其姪女投井之事。蓋姪女孀而且貧。本年九月間。攜子崔顯名。求閑房居住。一連憐而許之。未幾而顯名得狂病。逢人思鬬。不辨上下。孀婦每抱驚憂。昨復發狂異常。子母相戕。孀婦既苦于家貧之刻骨。又兼以子病之傷心。背人投井。久而始知。此事之本末甚明。但井係根深之井。恐向之垂涎孤產而苦無覺者。或乘以鼓煽其間。則宦裔一綫之存亡。唯老父母之威靈。是憑是藉。顯名狂暴。根深常謹避之。一日赴塾。幾遭毒手。賴救得免。此萬不可再容居住者。總望明臺之斧斷耳。事係公誼。故敢合辭而請之。

扶孤始末說

扶孤事起於一泉范先生。先生逝。事屢更不可問。乃有陰樂賢霸地之事。樂賢技長騙詐。協其兄思賢之力。能役吏。併能役官。余以書解於容城令張。樂賢以僞詳緩我。既而府批至。乃盡如樂賢指。余不平。再以書問張。而樂賢揶揄使不得達。遣其暱客說余曰。陰所爲不奪投張令書。恐傷體面。萬勿爲人家事。動自己氣。且貧生如不得地。咽喉立斷。將不愛命。余笑曰。渠以余書爲講情耶。以不奪爲德。而我不德也。今於

某日書投觀察渠可往奪藉手以獻天子方伯無不可且宇宙間事皆分內事何爲他家據理而行何爲動氣命任他拚地定要回客代爲婉轉余曰渠只弄鬼我只率眞地若卽吐可不多求不然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再不必言客去樂賢果瞷余書到觀察卽隨入見觀察詰責欲行司理究之樂賢崩角認罪袖中出退地呈求免乃批姑准退地免究事遂定家大人乃同士紳經紀之另立家督以至今日十有六年根深旣已成立家督亦頗倦勤自今以往事在根深矣